宋徽宗聖濟經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徽宗聖濟經

(二)

吳禔注

宋徽宗聖濟經卷之五

正紀篇

紀小而綱大。紀隨而綱舉。陰陽者天之綱。則五運六氣之出於陰陽者。皆其紀也。

理貫三才章第一

天以清輕辟乎上。地以重濁辟乎下。運以回薄而應乎中。擬諸三才。其用各有所達。擬諸三極。其中各有所會。擬諸三元。其氣各有所統。貫三爲一。則道無二致。而理亦同歸。

太極既判。積氣之輕清者爲天。而辟乎上。積形之濁重者爲地。而辟乎下。一上一下而五運迴旋。而相薄乎兩間。擬諸三才。則有相通之用。是謂其用各有所達。擬諸三極。則有各立之體。是謂其中各有所會。擬諸三元。則有無窮之運。是謂其氣各有所統。太虛寥廓。萬物同原。推而通之。天也。地也。運也。渾而爲一。豈有異哉。惟能貫三爲一。則道無二致。而理亦同歸也。

寒暑燥濕風火。氣固然矣。然氣不獨用。必待於形。然後爲之生化。木火土金水火。形固然矣。然形不獨立。必資於氣。然後爲之蕃育。先立其年。以知其氣運固然矣。然運不自用。必與天地陰陽相參相應。然後能成乎歲功。

太陽爲寒化。相火爲暑化。陽明爲燥化。太陰爲濕化。厥陰爲風化。君火爲熱化。此六者在天之氣。所以

謂生生化化者也。然必得形而後生化之道有所托。是謂氣不獨用。必待於形。然後爲之生化也。東方木爲初。南方火次之。西方金又次之。北方水爲終。而土居其中。此五者在地之形。所以爲蕃秀蒸育者也。然必得氣而後蕃育之功有所運。是謂形不獨立。又資於氣而後爲之蕃育。木火土金水而復言火者。火有君相也。言寒暑燥濕風又言火而不言熱者。君火之尊。以名不以位故也。大抵在氣則以君火爲尊。而在形則以土爲尊。此君火所以不言熱。而土之序所以在四者之中也。先立其年。以知其氣運固然矣。若甲己土、乙庚金之類是也。然運不自用。必與天地陰陽相參相應者。蓋有天之陰陽。有地之陰陽。有運之陰陽。相參相應。然後能成歲之功。此之謂道無二致。而理亦同歸也。

氣有多少。形有盛衰。運有大小。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察夫有餘不足。則知消息盈虛皆自然之數。有勝有復。有治有淫。察夫勝復淫治。則知升降往來皆自然之理。原始要終。以平爲則。德化政令不能相加也。盛衰勝復。不能相多也。往來大小。不能相過也。用之升降。不能相無也。知此則始可與議道之太常矣。

在天之氣有多少。故陰陽有三等之不同。在地之形有盛衰。故五行有衍耗之不一。在中之運。太過爲太。不及爲少。太則有餘。少者不足。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是皆消息盈虛之數也。是以察夫有餘不足。則知消息盈虛皆自然之數。如少角之歲。清化來勝。則子火爲復。以熱復金。少宮之歲。風化來勝。則子金爲復。以清復木。若此之類。有勝有復之謂也。如歲厥陰在泉。風淫於中。治以辛涼。

歲少陰在泉熱淫於中治以鹹寒若此之類有治有淫之謂也是皆升降往來之理也是以察夫勝復淫治則知升降往來皆自然之理原其始則有勝有淫要其終則有復有治復其勝治其淫斯能以平爲期德化政令不能以相加也若報德以德報化以化報政以政報令以令各稱其施故不能相加復以稱勝之盛衰故不能相多也往以稱來之小大故不能相過也有勝有復有淫有治其用之升降不能相無此之謂自然之數自然之理也眞能知此則始可與議道之太常道之太常以變故常消息盈虛升降往來是乃道之所以爲太常與

雖然通天下一氣未有麗於氣而能外夫形之範圍類萬物一形未有麗於形而能出乎氣之橐籥其巧妙其功深固非小智所能窺測也而論造化必本之氣運者蓋天職生覆穹然而剛健地職形載隤然而止靜運以統歲布化而遞遷相感相召而損益著生生化化而品彙彰宜有至神不測爲之斡旋宰制乎其間故曰陰陽者天地之道路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化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又曰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陰陽不測謂之神神用無方謂之聖倘不知此以謂天自運乎地自處乎運氣立其中乎是乃裂一爲三者爾夫豈足以語造化之全功哉

太初判而氣於此分太始立而形於此著故通天下一氣類萬物一形氣待形而有所托形待氣而有所運故未有麗於氣而能外夫形之範圍未有麗夫形而能出於氣之橐籥刻雕之巧不示出爲之功不顯故其巧妙其功深彼小智溺於間間之域而不覩其全豈足以窺測哉生覆者天之職穹然而以

剛健爲德。形載者地之職。隤然而以止靜爲德。運以統每歲之化。遞遷而不窮。相感而後有應。相召而後有至。此或損或益所以著也。析不生而有生。析不化而有化。此品彙不同所以彰也。此論造化者所以必本之氣運也。宜有至神不測爲之斡旋宰制乎其間者。天地歲運孰使之然哉。必有機緘而爲之斡旋。必有主張而爲之宰制。若是者妙而無方。故謂之至神。陰陽也。變化也。神聖也。所謂至神不測者也。蓋天地由乎陰陽而兆氣形。是以陰陽者、天地之道。萬物之多。總乎陰陽。是謂綱紀。變化之功。生於陰陽。是謂父母。生殺之權。立於陰陽。是謂本始。神明之隱顯。藏於陰陽。故謂之府也。物生謂之化。因形移易也。物極謂之變。化而裁之也。陰陽不測謂之神。言陰陽之成變化。莫測其所以然。此神之妙也。神用之所以無方。有待於聖人。是謂神用無方謂之聖。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則由聖而至於神。蓋言聖人入而之神也。若乃闡神道而致無方之用。則神於聖人固有所待。夫天地、萬物、變化、生殺、神明。固囿於陰陽。而陰陽不測者與乎神。彼氣、形、歲運。貫三爲一。皆至神爲之斡旋宰制。體至神而與之爲一者。聖人之事。倘不知此。以謂天自運乎。地自處乎。運氣立其中乎。是乃裂一爲三。則不該不徧。一曲之士。烏能知至神之所爲。若此者豈足以語造化之全功哉。

循常施化章第二

陰陽妙本。通天地爲一氣。自其定位言之。則寒暑燥濕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有形者、位乎下而上奉於天。無形者、運乎上而下應於地。有之以爲

利無之以爲用天地陰陽之理無餘蘊焉

太初未判陰陽之妙本存焉統天地爲一氣者雖爲陰陽氣一而已自其定位言之則寒暑燥濕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此言上下相召也有形者位乎下而上奉於天則地氣上騰無形者運於上而下應於地則天氣下降此兩者謂之交通而成和者也有則實無則虛實故具貌象聲色而有質虛故能運量酬酢而不窮天地之陰陽以實爲利以虛爲用則其理爲無餘蘊焉

六節氣位有三陰有三陽厥陰風木爲初氣自斗建丑正至卯之中風氣乃行爲號令之始以應春少陰君火爲二氣自斗建卯正至巳之中暄淑乃行不司炎暑以應君德少陽相火爲三氣自斗建巳正至未之中炎熱乃行以應夏太陰濕土爲四氣自斗建未正至酉之中雲雨乃行以應四季陽明燥金爲五氣自斗建酉正至亥之中清氣以行以應秋太陽寒水爲六氣自斗建亥正至丑之中寒氣乃行以應冬皆六十日有奇凡茲位之不變者也

初之氣始於大寒而終於驚蟄是謂斗建丑正至卯之中二之氣始於春分而終於立夏是謂自斗建卯正至巳之中始於小滿終於小暑爲三之氣是謂自斗建巳正至未之中始於大暑終於白露爲四之氣是謂自斗建未正至酉之中始於秋分終於立冬爲五之氣是謂自斗建酉正至亥之中始於小雪終於小寒爲終之氣是謂自斗建亥正至丑之中爲風氣爲暄淑爲炎熱爲雲雨爲清氣爲寒氣六

者之化也。爲號令之始。六氣此其肇也。不司炎暑以應君德。君無爲而尊也。皆六十日而有奇者。蓋周天之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一朞之日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六氣各司六十日。則三百有六旬矣。以其有五日四分日之一也。所以有奇焉。申子辰之歲。初氣始於水下一刻。巳酉丑之歲。初氣始於二十六刻。寅午戌之歲。始於五十一刻。亥卯未之歲。始於七十六刻者。皆以此也。

如子午之歲。少陰司天爲三氣。陽明在泉爲終氣。則知太陽爲初。厥陰爲二。太陰爲四。少陽爲五。卯酉之歲。陽明司天爲三氣。少陰在泉爲終氣。則知太陰爲初。少陽爲二。太陽爲四。厥陰爲五。凡茲位之相推者也。舉子午卯酉之歲。則他可觸類而知矣。

司天者。司半歲之前。故每歲司天。當三之氣。在泉者。司半歲之後。故每歲在泉。當終之氣。少陰君火。其本在午。其標在子。陽明燥金。其本在酉。其標在卯。故子午之歲。少陰司天。卯酉之歲。陽明司天也。少陰司天爲三氣。陽明在泉爲終氣。陽明之右。太陽治之。太陽之右。厥陰治之。則知太陽爲初。厥陰爲二也。少陰之右。太陰治之。太陰之右。少陽治之。則知太陰爲四。少陽爲五也。陽明司天爲三氣。少陰在泉爲終氣。少陰之右。太陰治之。太陰之右。少陽治之。則知太陰爲初。少陽爲二也。陽明之右。太陽治之。太陽之右。厥陰治之。則知太陽爲四。厥陰爲五也。舉子午卯酉歲而他可觸類而知者。子午陰陽之正。卯酉陰陽之中。中正立而陰陽之要得。此所以他可觸類而知矣。

不變者靜而守位。故曰主。相推者動而不息。故曰客。二氣施布。或止或流。茲所以天氣下降。氣流於地。地

氣上升氣騰於天高下相召升降相因勝復淫治於是行焉
自初氣起於斗建丑正至中氣正子丑之中者位之不變者也自子午之歲少陰司天爲三氣至卯酉之歲太陽爲四厥陰爲五者位之相推者也不變者靜而守位故曰主主者以言地之處也相推者動而不息故曰客客者以言天之運也來之者主道故靜爲主運之者客道故動爲客二氣施布或止或流者此也天氣下降而有所謂上升則地氣不應而天爲眥者無有也地氣上升而有所謂下降則天氣而地爲眥者無有也天高地下其體之相召地升天降其用之相因於是木運不及金來勝也火爲木子復能勝金土運不及木來勝也金爲土子復能勝木若是之類是爲勝復勝復之作子復母讎也厥陰在泉風淫所勝治以辛少陰在泉熱淫所勝治以鹹若是之類是爲淫治淫治之作使適其初也天地相合而有或勝或復或淫或治四者於是行焉自然之理也
故曰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凡三十歲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而爲一周不及太過斯皆見矣然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者以天氣不加君火故也知此則六氣客主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天下至賾存焉
干有五陽又有五陰支有六陽又有六陰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凡三十歲者蓋二十四氣而成一歲積三十歲而七百二十氣備矣甲子之歲同於甲午乙丑之歲同於乙未甲子之後三十歲與甲午之後三十歲其上其下其化其正氣化日其邪氣化日無不同也故七百二十氣謂之一紀非

特此也。自甲子乙丑。納音爲金。而甲午乙未同焉。至壬辰癸巳。納音爲水。而壬戌癸亥同焉。以三十歲爲紀也宜矣。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爲一周者。以其子午之異。則三十歲之支。未嘗同也。所以必待六十歲而爲一周。惟周則復始。是以不及太過斯皆見矣。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以天氣不加君火者。蓋君火以明。相火以位。無爲而尊君之道也。惟天以六爲節。故火離而爲二。而土居二火之中。惟地以五爲制。故火合而爲一。而土居二火之後。此五六之辨也。故天元紀大論曰。周天氣者。六甲爲一備。終地紀者。五歲爲一周也。六氣主客。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者。言四時既立。六氣分六十歲而周。周而復始。如環無端矣。若是則可驗者在氣。可推者在數。氣數之所以然。孰居無事而推行之與。此則天下之至賾存焉耳。

非惟客主加臨爲然。若火運歲少陽爲天氣之屬。是天與運適相符合。故有所謂天符者。木運臨卯之屬。是運與歲適相符合。故有所謂歲會者。

丹天之氣。橫於戊癸之上。故戊癸爲火運。少陽爲天氣者。庚申之歲也。火運歲少陽爲天氣。戊寅戊申是也。戊者運之火。少陽者天氣之火。是天與運適相符合。故謂之天符。蒼天之氣。橫於丁壬之上。故丁壬爲木運卯者。木旺之地。木運臨卯。丁卯是也。丁者運之木。卯者歲之木。是運與歲適相會遇。故謂之歲會。

木運歲下加厥陰之屬。則又謂之同天符。以有餘而加故也。水運歲下見太陽之屬。則謂之同歲會。以不

足而加故也。

木運歲下加厥陰。壬寅壬申之歲也。謂之同天符。在泉厥陰同木運也。水運歲下見太陽。辛丑辛未之歲也。謂之同歲會。在泉太陽同水運也。陽年曰同天符。故以有餘而加也。陰年曰同歲會。故以不足而加也。

甲運臨辰戌。既曰歲會。乃復下見太陰。則又謂之歲會同天符。土運臨丑未。火運臨午。金運臨酉。既曰歲會。乃復丑未上見太陰。午上見少陰。酉上見陽明。則又謂之太乙天符。

甲辰甲戌支干皆土。故曰歲會。上見太陽。下見太陰。太陰土也。土運之歲。太陰在泉。是謂同天符。今以支干之會而加之。所以又謂之歲會同天符也。土運臨丑未。己丑己未是也。火運臨午。戊午是也。金運臨酉。乙酉是也。凡此支干相會爲歲會之年。而丑未上見太陰土。午上見少陰火。酉上見陽明金。與司天之氣相符。謂之天符。今以運與氣符。而辰戌三合焉。所以又謂之太乙天符。太乙者。尊之號也。六微旨大論曰。天符爲執法。歲會爲行令。太乙天符爲貴人。蓋謂是也。

是皆上下相遘。寒暑相臨。氣相得而和之候耶。良工審劑調經。明標探本。宜悉意於此。況夫六化分治。五味五色所生。五藏所宜。皆消息盈虛係焉。曾未洞達而曰能已人之疾可乎。

天地交應而上下相遘。陰陽交作而寒暑相臨。無相勝克。故相得則和也。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劑之不可不審也。無盛盛。無虛虛。無致邪。無失

正經之不可不調也。有在標求標。在本求本。有在本求標。在標求本。標之不可不明。本之不可不探也。審劑調經。明標探本。皆不出乎五六之相合。於此可不悉意乎。況乎六化分治。五味所嘗。五色所彰也。五藏於此各有宜焉。是皆三陰三陽消息盈虛之所係。曾未洞達而曰能已人之疾。豈不猶冥行而索塗者耶。

形精孚應章第三

虹霓雲霧。風雨四時。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河海。金石水火。則積形之成乎地者也。肇自丹天之氣。橫於牛女之墟。黔天之氣。呈於心尾之分。蒼天之氣。經於危室柳鬼。素天之氣。經於亢氐昴畢。元天之氣。經於張翼婁胃。則知形氣渾淪之初。所謂五運之化。蓋已符五星之精矣。

氣訌爲虹霓。氣外爲雲霧。動而爲風。亨而爲雨。運而爲四時。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結爲山岳。融爲河海。凝爲金石。火緣於薪。木麗乎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丹天之氣。橫牛女之墟。臨戊癸之位。是爲火運。黔天之氣。呈心尾之分。臨甲己之位。是爲土運。蒼天之氣。經於危室柳鬼。臨丁壬之位。是爲木運。素天之氣。經於張翼婁胃。臨丙辛之位。是爲水運。五運所經。二十八宿與十干之分。昭然可見。因此以紀五天而明五運。則是形氣渾淪之初。已符五星之精矣。

形精相感。化出品彙。五行迭運而不窮。五星遞照而不忒。故曰七曜緯虛。五行麗地。地者所以載生成之形類。虛者所以列應天之精氣。形精之動。猶根本之與枝葉。昧者徒見積氣昭乎上。積形位乎下。歲運位

乎中。曾未達貫三爲一之理也。

變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天地以形精相感。品彙出焉。五行迭運而不窮。地以形運也。五星遞照而不忒。天以精照也。七曜緯虛。日月五星行乎天也。五行麗地。木火金水附乎地也。言虛則知地之爲實。言地則知虛之爲天。地者所以載生成之形類。形類言五行。虛者所以列應天之精氣。精氣言七曜。形精之動。猶根本之與枝葉。曷得以相離哉。昧者徒見積氣昭乎上。積形位乎下。歲運居其中。以謂天自運乎。地自處乎。運歲立其中乎。烏知貫三爲一。則道無二致。而理亦同歸。

五行之氣。上應五星。內徹五藏。歲運更治。盈虛相從。非太過則不及。方其過也。氣必有盛。己勝者蒙其害。逮其甚也。物極斯反。勝己者亦能乘之。如歲木太過。風氣流行。脾土受邪。觀歲星之色。則知木氣彌盛。歲火太過。炎暑流行。肺金受邪。觀熒惑之色。則知火氣彌熾。歲土太過。雨濕流行。腎水受邪。觀鎮星之色。則知土氣彌盛。邪傷肝木。知歲金之太過。燥氣有餘。著驗乎太白。邪害心火。知歲水之太過。寒氣有餘。著驗乎辰星。得非氣有必盛。而己勝者蒙其害與。

地之五行。在天爲五星。在人爲五藏。歲運之太過不及。則五星五藏之應。若合符契。方其過也。氣必有盛。己勝者蒙其害。盛則制己所不勝故也。逮其甚也。物極斯反。勝己者亦能乘之。太過而病。則己所不勝者。侮而乘之故也。歲木太過。發生之紀也。風氣流行。脾土受邪者。土得木而達也。歲星於此。光明爲甚。木盛故也。歲火太過。赫曦之紀也。炎暑流行。肺金受邪。金得火而缺也。熒惑於此。光明爲甚。火盛故

也。歲土太過。敦阜之紀也。雨濕流行。腎水受邪。水得土絕也。鎮星於此。光明爲甚。土盛故也。邪傷肝木。木得金而伐也。故知歲金之太過。燥氣有餘。故著驗乎太白。邪害心火。火得水而滅也。故知歲水之太過。寒氣有餘。水有餘。故著驗乎辰星。此之謂氣必有盛而己勝者蒙其害與。

如木運過甚而肝自病。太白之色得以復其守。火運過甚而心自病。辰星之色得以復其守。土運過甚而脾自病。歲星之色得以復其守。金甚則肺病。熒惑之色得以復其守。水甚則腎病。鎮星之色得以復其守。得非物極斯反。而勝己者亦能乘之與。

木甚而病。太白之色復其守。勝木者也。火甚而病。辰星之色復其守。勝火者也。至脾病而歲星復其守。肺病而熒惑復其守。腎病而鎮星復其守。皆反爲己不勝者所勝也。凡氣有餘。則制己所勝。而侮所不勝。以其侮所不勝。及其病。而不勝者乘而勝之。此所以爲復其守也。此之謂物極斯反。而勝己者能乘之。

凡茲歲運太過所應。然爾。若其不及。則勝復行焉。如木不及。而金勝。則星應乎太白。火不及。而水勝。則星應乎辰土。不及。而木勝。則星應乎歲金。不及。而火勝。則星應乎熒惑。水不及。而土勝。則星應乎鎮星。至於勝極來復。則木運之歲熒惑剋金。火運之歲鎮星剋水。土運之歲太白剋木。金運之歲辰星剋火。水運之歲歲星剋土。其相剋者。乃所以相合。

木不及而金勝。火不及而水勝。土不及而木勝。金不及而火勝。水不及而土勝。五行相剋之理也。金勝

而星應乎太白。水勝而星應乎辰。木勝而星應乎歲。火勝而星應乎熒惑。土勝而星應乎鎮。五星之盛。各從其類也。至勝極來復。則木運之歲熒惑剋金。火運之歲鎮星剋水。熒惑、火也。火、木子也。鎮星、土也。土、火子也。剋金剋水。子復母讎也。若太白剋木。辰星剋火。歲星剋土。其復一也。相勝而剋之於前。而又有復之於後。故謂之其相剋者乃所以爲相治也。

五運之政。猶權與衡。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化者應之。勝者復之。要皆適其平而已。夫惟平氣協應。故星軌循度。疾疢不作。於此可以察天地之和也。

衡之低昂。視權之進退而後得其平。五運政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化者應之。勝者復之。猶權衡焉。欲適其平而已。歲運之紀。上則五星係焉。內則五藏屬焉。是以平氣協應。則五星循度。疾疢不作。而民無夭孽。薰爲太平。麟爲嘉瑞。充塞乎宇宙之間。無非天地之和。

或曰。勝復之歲。不能無災。然九州異域。九星異宮。陰陽沴氣。亦不遍及。如少角之歲。木運不及。則災青之分。少徵之歲。火運不及。則災揚之分。少宮之歲。土運不及。則災豫之分。少商之歲。金運不及。則災梁之分。少羽之歲。水運不及。則災冀之分。

勝復之歲。歲運不及。故不能無災。九州異域。若冀在坎。揚在離。青在震。梁在兌之類也。九星異宮。若一

宮天蓬九宮天英三宮天衝七宮天柱之類是也陰陽沴氣亦不遍及災不及之分也如少角之歲木運不及則散落之災災青之分東方震三宮也少徵之歲火運不及則燔焫之災災揚之分南方離九宮也少宮之歲土運不及則霖潰之災災豫之分中央土五宮也少商之歲金運不及則蒼隕之災災梁之分西方兌七宮也少羽之歲水運不及則凍雪霜雹之災災冀之分北方坎一宮也

木火土金皆有應宮然非正司也不爲災眚特居乾坤艮巽之分以爲之應爾水無應宮者是又天地之父母萬物之所從出太一爲水之尊號故與觸類推之則五音所合五色所象五事所主五常所本皆形精攸應自然之理也

木應四宮火應八宮東南東北之維也七應二宮金應六宮西南西北之維也木火土金皆有應宮者如此然非正司也不爲災眚特居乾坤艮巽之方以爲之應爾者言當四隅而不當四方之正也水無應宮者是又天地之父母萬物之所從出太乙爲水之尊號者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水之眞精肇於是焉天地萬物由此而始太乙尊號特立不羣故無應宮觸類推之則五音所合五色所象五事所主五常所本皆形精攸應自然之理者蓋五者天數之中受之可以立命以之可以制命三天爲陽足以合六兩地爲陰足以合九形在乎下精昭乎上得此故也如之何而不相應哉是以發爲五音顯爲五色五事之所以爲性之眞五常之所以爲德之大其本一也此之謂自然之理又孰得以人僞而加毫末於其間耶

成變化。行鬼神。往來無所終窮者。莫大於五行。在天之爲氣。在地之爲形。由中之爲運。其有外於是哉。於是有相生相繼。相剋相治者。相生相繼。則相得者也。爲和爲平。是爲卒氣。相剋相治。則不相與者也。有勝有復。有過有不及。其變不可勝察矣。

物之生。從於化。物之極。由乎變。由人道而私焉爲鬼。由天道而公焉爲神。變化之不測者也。以五行而成鬼神。至幽者也。以五行而迭往迭來。還相爲本。如環無端。曷得其終窮耶。氣立於天。形布於地。運行其中。無適而非五行也。相生以相繼。父子之道也。相剋以相治。夫婦之道也。相繼者、和而無乖。平而無陂。是爲和平。相剋者、有勝於前。有復於後。有餘者過。不足者不及。其變遂至於不可勝察矣。雖然。以迹而觀。固有差數。及揆之理。以平爲期而已。故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姑撫其要而言之。有天氣生運。有運生天氣。有天氣勝運。有運勝天氣。名雖不同。理皆可考。若二火爲天氣遇甲。太陰爲天氣遇乙。陽明爲天氣遇辛。太陽爲天氣遇壬。厥陰爲天氣遇癸。此皆天氣生運也。天氣生運。斯爲順化。

五運之政。猶權與衡。要之適其平而已。知以平爲期。是謂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也。不知其要。則消息盈虛。數何由推。升降往來。理何由得。故流散無窮也。天氣生運。運生天氣。天氣勝運。運勝天氣。所謂要也。二火爲天氣遇甲。甲子甲午甲寅甲申之勝也。太陰爲天氣遇乙。乙丑乙未之歲也。甲、土也。天氣以火

生土乙金也天氣以土生金至陽明爲天氣遇辛太陽爲天氣遇壬厥陰爲天氣遇癸所以皆爲天氣生運也自上生下斯爲順化

若太陰爲天氣遇癸二火爲天氣遇壬陽明爲天氣遇己太陽爲天氣遇庚厥陰爲天氣遇辛此皆運生乎天氣也運生天氣雖曰相生然自下生上較之順化異矣

太陰爲天氣遇癸癸丑癸未之歲也二火爲天氣遇壬壬子壬午壬寅壬申之歲也癸火生太陰壬木生二火至陽明爲天氣遇己太陽爲天氣遇庚厥陰爲天氣遇辛所以皆爲運生天氣也自下生上雖曰相得理難從也故較之順化異矣

至若陽明爲天氣而遇丁二火爲天氣而遇庚太陰爲天氣而遇辛太陽爲天氣而遇戊厥陰爲天氣而遇己此則天氣勝運也太陽爲天氣而遇甲二火爲天氣而遇丙太陰爲天氣而遇丁陽明爲天氣而遇癸厥陰爲天氣而遇乙此則運勝天氣也氣運上下相勝不同斯弗和矣

陽明爲天氣而遇丁丁卯丁酉之歲也二火爲天氣而遇庚庚子庚午庚寅庚申之歲也丁木也受制於陽明庚金也受制於二火太陰土而遇辛水太陽水而遇戊火厥陰木而遇己土其受制於天氣一也是謂天氣勝運太陽爲天氣而遇甲甲辰甲戌之歲也二火爲天氣而遇丙丙子丙午丙寅丙申之歲也甲土也足以勝太陽丙水也足以勝二火太陰土而遇丁木陽明金而遇癸火厥陰木而遇乙金其見制於歲運一也是謂運勝天氣或氣勝運或運勝氣上下相勝不同斯弗和矣

非特此也。以支干相合而論之。理亦如此。甲丙戊庚壬五者皆陽干。申子辰寅午戌六者皆陽支。以陽干配陽支。二陽用事。其氣常盛。故運行太過。乙丁己辛癸五者皆陰干。亥卯未巳酉丑六者皆陰支。以陰干配陰支。二陰用事。其氣常衰。故運行爲不及。運行太過。數盈而多。運行不及。數虧而少。經所謂太過者其數成。不及者其數生。是也。

六微旨大論曰。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謹候其時。氣可與期。蓋拆於甲。屈於乙。陽上而外爲丙。與陰相丁爲丁。戊左右有出入之道。己戾左有得己之理。更於庚。新於辛。胎於壬。徹於癸。此十者謂之干。生於子。紐於丑。見於寅。闢於卯。辰爲過中。巳爲正陽。午則陰在上。未則木重徹。申述陽也。酉陰中也。陽藏於戌。陰純於亥。此十二者謂之支。甲丙戊庚壬皆陽干。申子辰寅午戌皆陽支。支干之陽先陰者也。以陽干配陽支。二陽用事。其氣常盛。故運行爲太過。陽道常饒也。乙丁己辛癸皆陰干。亥卯未巳酉丑皆陰支。支干之陰繼陽者也。以陰干配陰支。二陰用事。其氣常衰。故運行爲不及。陰道常乏也。惟常饒故數盈而多。惟常乏故數虧而少。經所謂太過者其數成。不及者其數生。是也。成言無虧。生言未盈。

太過者。足以勝物而化有餘。故有敦阜、堅成、流衍、發生、赫曦之紀。不及者、或有所制而化不足。故有卑監、從革、涸流、委和、伏明之紀。物囿於此。衍耗有無。皆可得而知也。

夫過以勝物而化有餘。土曰敦阜。積而高故也。金曰堅成。剛而凝也。水曰流衍。泮而溢也。木曰發生。達

而榮也。火曰赫曦。炎而明也。不及者或有所制而化不足。故土曰卑監。守乎下也。金曰從革。順火化也。水曰涸流。竭其源也。木曰委和。則委而不振。火曰伏明。則伏而不發。運之太過不及。物物係焉。此衍耗有無所以皆可得而知也。

若乃天符歲直。三合爲治。與夫太過不及同天化。太過不及同地化。此則相應相與。亦謂之平氣。唯變行有多少。病形有微甚。生殺有早晏耳。

應天爲天符。運與氣相符也。承歲爲歲直。運與歲相會也。一者天會。二者歲會。三者運會。是以謂之三合。三合爲治。命曰太乙天符之會也。六元正紀大論曰。太過而同天化者三。不及而同天化者亦三。太過而同地化者三。不及而同地化者亦三。凡此二十四歲也。其加也。太過而加同天符。不及而加同歲會。其臨也。太過不及。皆曰天符。此則相會相與也。亦謂之平氣也。六微旨大論曰。天符爲執法。歲會爲行令。太乙天符爲貴人。邪之中人也。執法者速而危。行令者徐而持。天符太乙者暴而殆。推此則變行有多少。病形而微甚。生殺有早晏可見矣。

是以陰陽之氣。不可一於太盛。亦不可一於太衰。盛衰既甚。無以濟之。非所以全歲功也。胡不觀相火之下。水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乎。蓋亢則害。承乃制。必底平均。莫或偏勝。斯可與論至和之道。

陰陽之氣。不可一於太盛。亦不可一於太衰。盛必有以濟其過。衰必有以濟其不及。是乃所以全歲功。火剋金。金生水。則金於火妻道也。而水子道也。土剋水。水生木。則水於土妻道也。而木子道也。相火之

下。水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子承父焉。而水之於火。木之於土。亢則害。承乃制。亢斯甚。制斯微。相剋以相治也。聖人於此。高者抑。下者舉。財成輔相。必底平均。莫或偏勝。斯所以爲至和也。

生氣資治章第五

神機氣立。出入升降。喘蠕肖翹。無非生化之宇。方且與時推遷。使府藏無過不及之傷。則穀藥氣味有損益多寡之理。蓋太和滋育。有象涵融。稼穡作甘。冲氣猶足。歲穀間穀特異於藥石氣味之宜。凡以穀氣充實。全眞保精。非止生剋欲惡以平治抑揚爲事而已。故六氣分治。運居其中。司天在泉。氣相合也。太過不及。運相隨也。天地升降氣交而生化。食穀不言運。專於六氣者。以生化之本肇於此。

根於中者。命曰神機。根於外者。命曰氣立。或出或入。或升或降。喘蠕之蟲。肖翹之物。無非生化之宇也。方且與時推遷者。各有制。各有勝。各有生。各有成。制勝生成之不同。故穀藥氣味有損益多寡。乃所以使府藏無過不及之傷也。太和滋育。有象涵容。生化之原。物無殊稟也。然或得其偏而不全。則備天地陰陽之和而不偏者。稼穡而已。故稼穡作甘。冲氣尤足。若是者。天五之土所種故也。周官言五藥療之。五氣養之。五味節之。而不及五穀。則知穀非特療之養之節之而已。胃納之而播氣於諸脈。此所以爲民命也。歲穀間穀特異於藥石氣味之宜。凡以穀氣充實。全眞保精者。非止生剋欲惡以平治抑揚爲事而已者此也。六氣分治。運居其中。則氣運相參。司天在泉。氣相合者。上下之分也。太過不及。運相隨者。盈虛之理也。天地升降氣交而生化。食穀不言運。專於六氣者。兩者交通成和。則氣而已。故生化之

本肇於此。

歲穀者。司天在泉之穀也。若太陽司天。食以元黔之屬。間穀者。左右司步之穀也。若太陽司天。陽明厥陰間於天。少陰少陽間於地。或食蒼白丹之屬。歲穀所以全眞安氣。間穀所以保精去邪。

司天在泉爲正。故其穀爲歲穀。間氣者爲偏。故其穀爲間穀。太陽司天。則太陰在泉。太陽爲元。太陰爲黔。故其穀以元黔。太陽司天。陽明爲右。厥陰爲左。以間於天。少陰爲右。少陽爲左。以間於地。厥陰爲蒼。陽明爲白。少陰少陽爲丹。故或食蒼白丹。歲穀所以全眞安氣。間穀所以保精去邪。全眞非特保精而已。安氣非特去邪而已。

天地同德。氣專化淳。若少陽厥陰、寅申巳亥之歲。不言食穀間氣者以此。天地合德。中有以相剋。間穀爲資以治也。若陽明少陰。司天在泉。爲子午卯酉之歲。金火相剋。金柔而火勝。取太陽間穀之水以抑火。太陰司天。太陽在泉。爲丑未之歲。土水相剋。水柔而土勝。取厥陰間穀之木以抑土。是謂有餘抑之也。然太陽司天。太陰在泉。辰戌之歲。水土合德。言食歲穀而不言食間穀者。土性就下。既已在泉。不能上剋司天之水也。食歲穀以全眞。避虛邪以安正而已。此六氣食穀之異也。

天地同德。氣專化淳。若少陽厥陰。寅申巳亥之歲。不言食歲間穀者。蓋少陽司天。則厥陰在泉。厥陰司天。則少陽在泉。少陽相火。厥陰風木。火木合德。氣專化淳也。少陽之政。寅申之紀也。厥陰之政。巳亥之紀也。其氣專。其化淳。則無俟於食穀。故不言食歲間穀也。天地合德。中有以相剋。則非氣專化淳。故食

間穀者資以治也若陽明少陰司天在泉爲子午卯酉之歲則陽明金也少陰火也故金火相剋金柔而火勝取太陽間穀之水以抑火子午之歲曰食間穀以辟虛邪卯酉之紀曰食間穀以去其邪者以此太陰司天太陽在泉爲丑未之歲土之勝水者亦然故其紀曰食間穀以保其精也惟太陽司天太陰司泉爲辰戌之歲土亦勝水也亦食歲穀而不言食間穀者土性就下既已在泉不能上剋司天之水也故其紀曰食歲穀以全眞避虛邪以安正而已六元正紀大論或不言食歲穀間穀或言食歲穀而不言食間穀者其義可知矣是謂六氣食穀之異也

若乃六氣用事五味有補寫五運司化六氣有同異經言太陽司天太陰在泉雖以辰戌十歲爲言然五運同異必辨其詳初曰歲宜以苦燥之溫之以寒水宜溫濕土宜燥也然金水土運斯同寒濕木火之運斯異寒濕同者宜以燥熱異者當燥濕不可概以苦燥爲治推是則六氣同異理皆如此

五味補寫蓋損益之制也六氣同異蓋變化之理也太陽司天太陰在泉雖以辰戌十歲爲言然五運同異必辨其詳此言辰戌之紀也辰戌合甲丙戊庚壬而爲十歲十歲之中或同或異不可不辨歲宜以苦燥之溫之以寒水宜溫言司天也濕土宜燥言在泉也寒者司天之氣濕者在泉之氣金水土運斯同寒濕者司天水也在泉土也土生金金生水金水土三者無所勝剋斯同寒濕故同者宜以燥熱木火之運斯異寒濕者木勝在泉之土火爲司天水所勝焉異於司天在泉之氣斯異寒濕故異者當以燥濕不可概以苦燥爲治推是則六氣同異皆可以類見矣

經言歲土太過雖曰濕氣流行而運有加臨必辨其氣若甲子甲午必曰中苦熱者以濕土太過燥以熱之也然甲辰甲戌雖曰太宮而土臨辰戌是謂歲會止曰中苦溫者以歲會氣和不可概以苦熱爲宜推是則五運加臨理皆如此

土爲濕化故敦阜之紀歲土太過濕氣流行運之加臨有同有異故必辨其氣若甲子甲午必曰中苦熱者以濕土太過燥以熱之也蓋子水也午火也甲運之於水火相異也濕土太過燥以熱之宜矣甲辰甲戌雖曰太宮而土臨辰戌是爲歲會蓋甲土也辰戌亦土也兩者相會故曰歲會止曰中苦溫者以歲會氣和苦溫可也於苦熱則有所不必焉舉此則他可知矣故推是則五運加臨理皆如此

又況客主之氣同爲補寫客氣補寫之中必和以所宜天地之氣同有治淫勝復天氣之淫言平而不言治亦以客氣當用事天氣當司歲雖曰治之實有以從之非若主氣在泉其令不專此藥食氣味之用也補不足寫有餘淫者治勝者復此氣之所以適其平客氣補寫之中必和以所宜其與主氣異矣天氣之淫言平而不言治其與在泉異矣以客氣當用事天氣當司歲尤戒其治之太過而適其平也至是則藥食氣味之用得其宜矣

夫天地不外乎陰陽陰陽不遠於度數即度數以觀天地之位則時立氣布可推測而知即度數以觀天地之化則至神不測不可即粗爲得也惟超出乎度數者然後可以論變化生成之道

天地不外乎陰陽則因陰陽可以盡天地之道陰陽不遠於度數則因度數可以見陰陽之理時立氣

布者。在乎度數之間。故可推測而知。至神不測。則越乎度數之外。故不可卽粗爲得也。眞人御世。施五穀之養。調五味之化。適補瀉治淫之宜。方且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豈拘於度數之域。是爲超出乎度數。而論變化生成之道也。

宋徽宗聖濟經卷之六

食頤篇

上下有雷。於卦爲頤。上止下動。交相養也。頤中有物。養之道也。人皆知穀畜之類。可以爲養。殊不知物性有相戾。物宜有畏惡。智者於此使順陰陽之義。取稼穡之和。審氣味之宜。則致養之道得矣。

因時調節章第一

食飲致用以六穀、六牲、六清者。舉地數之中也。疾病致養以五味、五穀、五藥者。舉天數之中也。夫物芸芸。俱受天地之中。胃圍天五。冲氣屬焉。資動植於形精之養。豈能外天地之中數。故食羹醬飲。有四時温熱涼寒之眡。鼎俎籩豆。有陰陽奇耦之象。凡以四時陰陽不可偏廢故也。

稌黍稷粱麥菽者。六穀也。馬牛羊豕雞犬者。六牲也。水醬醴醯醫酏者。六清也。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所以爲飲食之用。其數以六者。六爲地數之中也。鹹苦酸辛甘者。五味也。麻黍稷麥豆者。五穀也。草木蟲石穀者。五藥也。五味養精。五穀養形。五藥療病。所以爲疾病之養。其數以五者。五爲天數之中也。食飲致用。未始有變。故舉地數之中。疾病致養。未始有常。故舉天數之中。夫物芸芸。受中以立。所謂命也。冲和之氣。胃實圍焉。或動或植。天地之產。雖則不同。資爲形精之養。以入於胃者。豈能外天地之中數哉。是故飤宜温食。齊眡春時。羹宜熱羹。齊眡夏時。醬宜涼醬。齊眡秋時。飲宜寒飲。齊眡冬時。鼎

俎以實天產。其數奇。陽之義也。籩豆以實地產。其數耦。陰之義也。或取於四時。或取於陰陽而不偏廢。所以食之而底於安平也。

是以春氣温。食麥以涼之。夏氣熱。食菽以寒之。秋氣燥。食麻以潤之。冬氣寒。食黍以熱之。春夏爲陽。食木火之畜以益之。秋冬爲陰。食金水之畜以益之。長夏土也。食稷與牛。則以胃氣爲本。無時而不謹養也。春祭先脾。養土也。夏祭先肺。養金也。秋祭先肝。養木也。水靜而辨。莫能勝也。故冬祭先腎。土居中央。故長夏之祭先心。

麥之爲穀。其性涼。菽之爲穀。其性寒。春温夏熱。春不可一於温也。故食麥以涼之。夏不可一於熱也。故食菽以寒之。麻之爲穀。其性潤。黍之爲穀。其性熱。秋燥冬寒。秋不可一於燥也。故食麻以潤之。冬不可一於寒也。故食黍以熱之。雞、木畜也。司晨而有東方之仁。羊、火畜也。跪乳而有南方之禮。春夏食木火之畜以益之。春夏養陽故也。犬、金畜也。守禦而有西方之義。豕、水畜也。發隱而有北方之智。秋冬食金水之畜以益之。秋冬養陰故也。稷之色黄而味甘。故爲土穀。牛之性順於牽傍。以示信。故爲土畜。長夏土也。胃亦土也。胃者、水穀之府。流播於諸脈。故長夏食稷與牛。以謹養胃氣焉。方春木旺爲勝土也。故祭先脾以養之。方夏火旺爲勝金也。故祭先肺以養之。方秋金旺爲勝木也。故祭先肝以養之。凡五行動而與物交。則勝彼矣。至於靜而與物辨。莫能勝焉。冬祭先腎。爲是故也。土居中央。分王四時。長夏之祭先心。心居中故也。

肝苦急。緩以粳米牛肉棗葵之甘。心苦緩。收以小豆犬肉李韭之酸。肺苦氣上逆。泄以麥羊肉杏薤之苦。腎苦燥。潤以黃黍雞肉桃葱之辛。脾爲中州。性雖苦濕。藏眞所稟。其氣欲濡。則佐以所利。大豆豕肉栗藿之鹹是已。此皆陰陽五行。氣味見於穀畜果菜。雖皆五藏之養。未嘗不以胃氣爲本。

春酸夏苦。秋辛冬鹹。調以滑甘。五味之宜。各因時也。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耎。五味之性。各有用也。急者濟之以緩。緩者濟之以收。逆則泄以濟之。燥則潤以濟之。相濟以相成也。粳米牛肉棗葵味皆甘也。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所謂急者濟之以緩也。小豆犬肉李韭味皆酸也。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所謂緩者濟之以收也。麥羊肉杏薤味皆苦也。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所謂逆則泄以濟之也。黃黍雞肉桃葱味皆辛也。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所謂燥則潤以濟之也。至於脾爲中州。性雖苦濕。然藏眞所稟。其氣欲濡。則以鹹潤焉。所以佐之也。故其食宜以大豆豕肉栗藿之鹹。五穀爲養。五畜爲益。五果爲助。五菜爲充。皆陰陽五行之至理也。君子之食當倣焉。五藏別論曰。胃者、水穀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於胃。以養五藏。則五藏之養。又皆以胃氣爲本也。是以穀畜果菜雖養五藏。然皆由胃而播焉。

蓋天地之專精爲陰陽。陰陽襲精爲四時。四時散精爲萬物。惟人、萬物之靈。備萬物之養。飲和食德。以化津液。以淫筋脈。以行榮衛。全生之術。此其要者。內經論食飲有節。爲知道之人。凡以窮理盡性。非特從事於肥甘而已。況五方之民。嗜欲不同。味陰陽之一偏。故有一偏之病。養生者所以欲消息應變。不欲久服。

雖五穀致養。猶有過食生患。如豆令人重者。矧非稼穡者乎。

眞精之府。本無二致。天地專之。妙生成於陰陽。陰陽襲之。運合闢於四時。四時代散。散之爲萬物。萬物離張。得之爲性命。均物也。惟人爲物之靈。故能備萬物之養。以飲天和。以食地德。化津液而潤五藏。淫筋脈而溉經絡。行榮衞而通血氣。達全生之術而得其要。飲食有節。不以嗜欲蕩其情性。有道者能之。蓋窮理而不迷。盡性而不惑。夫豈徒弊弊然從事於肥甘之美而已哉。彼五方之民。嗜欲不同。或食魚而嗜鹹。其病瘕瘍。或食肭而嗜酸。其病攣痺。以其味陰陽之一偏。故有一偏之病也。養生者誠能和陰陽之消息。隨時服食。無偏其所嗜。則葆精全眞。於是乎在。蓋五穀爲養。豆其一也。苟多食焉。且令人重。矧非稼穡。其爲傷也多矣。故莊子曰。飲食之間。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故食鵲者巧。食鳩者蠢。食鴞者強。食狐者惑。菌以蒸成。食菌則傷。不若芝之益壽氣之和乖異也。魚以濕化。食鯉則損。不若鯽之益胃。物之形化殊也。凡物性味久。能易志而引年。其可屬性於五味。失至理之求哉。

鵲知太歲。故食鵲者巧。鳩拙於營巢。故食鳩者蠢。鴞善擊搏。故食鴞者強。狐性多疑。故食狐者惑。不知晦朔者、菌也。食之則傷。不若芝備五行之秀。可以益壽氣之和乖異也。如此。不能循變者鯉也。食之則損。不若鯽備稼穡之和。可以益胃。物之形化殊也。如此。以至一物具一妙理。一藏形一妙義。故凡物性味久。斯能易志而引年。是又養生者不可不察也。

夫醴泉卻老。臘雪弭毒。菊水愈痺。水本無二。天地草木之和氣異傳也。春取榆柳。夏取棗杏。秋取柞楢。冬取槐檀。變四時之火以救時疾。火本無二。四時之木氣異傳也。水火之用。見於朝夕烹飪。聖人每致其變。況夫氣味生剋消息盈虛係焉。以時爲宜。庸可忽諸。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大於水火。在人者莫重於精神。爲月爲水者坎也。人得之爲精。爲日爲火者離也。人得之爲神。水火之體。充滿太虛。無不在焉。以五行推之。木出於土。水滋焉灌之而升。火宿焉鑽之而出。金生於土。水藏焉蒸之而潤。火伏焉擊之而光。水剋於土。亦可以滋土。故土不得水則不生。水不得土則不停。土出於火。亦可以養火。故土不得火則不生。火不得土則不存。是則水陰也。火陽也。一陰一陽。其道無乎不在者也。水之性無乎不在。故天地草木之和氣異傳。水亦與之俱焉。或爲醴泉而卻老。或爲臘雪而弭毒。或爲菊水而愈痺。以無不在之性。而託於天地之氣物者然也。火之性無乎不在。故四時之木氣異傳。火亦與之俱焉。或榆柳取於春。或棗杏取於夏。秋取柞楢。冬取槐檀。以無不在之性。而見於四時之木氣者然也。昔易牙於水。飲之而能辨淄澠之合。師曠於飯。食之而能知勞薪之爨。水火之異也如此。見於朝夕烹飪。聖人每致其變。凡以至理所寓。不可苟也。況夫氣味生剋消息盈虛之理係焉。飲食之間。烏得不愼而以時爲宜耶。

固本全冲章第二

穀者養眞之物。冲和寓焉。藥者攻邪之物。慓悍出焉。中古服湯液醪醴以去八風五痺。毒藥之攻不施者。

邪卻精勝不必以齊主治也有生之天形精爲本地產養形形不足者温之以氣天產養精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形精交養華實不虧雖有苛疾勿能爲害

太和滋育有象涵融稼穡作甘冲氣完足故穀者養眞之物冲和寓焉有君有臣有佐有使或治以大毒或治以小毒故藥者攻邪之物慓悍出焉上古之治移精變氣湯液醪醴爲而弗用中古之世病至而治色淺者則治以湯液色深者則治以醪醴於以去八風五痺之病八風者四維四方之風也五痺者皮肉筋骨脈之痺也靈樞經曰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外在於經內舍於脾風從東南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外在於肉內舍於胃若此之類是謂八風以春甲乙遇此者爲筋痺以夏丙丁遇此者爲脈痺若此之類是謂五痺八風五痺毒藥之功不施者凡以邪卻於外精勝於內不必以齊主治也地產養形形食味若形不足者則以天產之氣温之天產養精精食氣若氣不足者則以地產之味補之以養精者温形以養形者補精則華實不虧而氣體充雖有苛疾曾何得以爲害乎

況穀入於口聚於胃胃爲水穀之海喜穀而惡藥藥之所入不若穀氣之先達治病之法必以穀氣爲先正其卒伍然後可以語兵革備其土木然後可以語隄防調其榮衛然後可以語湯劑榮衛衰微則何以禦悍毒之藥是以或養或益或助或充稟貸有多寡治養有先後舉皆百物委和以合天地之太和聖人所謂無毒治病十去其九者奚專於藥石爲事耶

素問曰胃者水穀之海六府之大源也蓋穀入於口聚於胃倉廩之官五藏之本也是以喜穀而惡藥

藥之所入。不若穀氣之先達。蓋穀。土也。胃。亦土也。冲氣相合。烏乎而不達。此治病之法。必以穀氣爲先也。穀氣爲先。則湯液劑爲後。所以爲先者。先調其榮衞也。榮衞之於湯劑。猶卒伍之於兵革。士木之於隄防。卒伍既正。則兵革藉而強。士木既備。則隄防藉而固。榮衞既調。則湯液藉而行。若乃血榮氣衞衰微而不盛大。則何以禦悍毒之藥。是以五穀之養。五畜之益。五果之助。五菜之充。因其稟貸之多寡。以致治養之先後。舉皆百物委和。以合天地之太和。不可忽也。蓋百物之和。得乎太和。以其委和。以合太和。則和氣保全。尙何待於悍毒乎。蓋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曾未若無毒治病。十去其九也。唯有取於無毒。則奚專於藥石爲事耶。

況物具一性。性具一理。其常也。資是以爲食。其病也。審此以爲治。在人在物。初無彼此。隨證致用。皆有成理。故氣相同則相求。若麻木穀而治風。豆水穀而治水也。氣相剋則相制。若牛土畜。乳可以止渴疾。豕水畜。心可以鎭恍惚也。氣有餘則補不足。若熊肉振羸。兎肝明視也。氣相感則以意使。若鯉之治水。鴈之利水也。乃若疏關節。達氣液。葱之能忽。閉邪禦臭。薑之能彊。發汗散氣。芥之能介。莧能除腎。有取於見。芡能益氣。有取於欠。以至柚已憤厥。葵滑養竅。薤愈胸痺。藕破蘊血。又皆稟自然之氣。爲治疾之最。惟智足以周知。因鼎俎之欲。措諸治療之間。輔以草蘇草荄之枝。乃本末爲助。標本兩得之道也。昔人論眞邪之氣者。謂汗生於穀。不歸功於藥石。辨死生之候者。謂安穀則過期。不推數於五藏。凡以明胃氣爲本。不以人勝天也。

性託於形故物具一性理出於性故性具一理其常也資是以爲食見於日用者是也其疾也審此以爲治見於調節者是也在人在物初無彼此隨證致用皆有成理者蓋萬化同原出乎一氣假彼治此各有理焉麻木穀也而能治諸風蓋風木屬也豆水穀也而能治水脹蓋脹因水也所謂氣相同則相求者如此土剋水而土畜之牛其乳可以止渴疾蓋渴疾原於腎也水剋火而水畜之豕其心可以鎮恍惚蓋恍惚原於心也所謂氣相剋則相制者如此熊強毅而有所堪能而肉能振羸兔感明望月而生而肝能明視則氣有餘而補不足也鯉生於水也而於水腫能有所治鷺習於水也而於水道能有所利則其氣相感而意使也乃若關節或壅葱能疏之氣液或滯葱能達之所謂忽也毒邪之害薑能除之臭氣之穢薑能禦之所謂強也汗能發之氣能散之芥之介也以去青盲以治白翳莧取於見者如此以益精氣以強志意芡取於欠者如此憤厥之疾而柚能已之九竅之變而葵能滑之薤味辛温用以愈胸痺藕味甘平用以破蘊血凡此皆稟氣之自然治疾以是爲最也唯智周乎萬物者爲能因鼎俎之欲措諸治療之間而疾靡有不瘳者矣抑又輔以草蘇草荄之枝者字說謂樵蘇者芟末以爲蘇其荄存焉能復蘇也謂之草蘇草荄之枝則根皆舉矣此本末爲助標本兩得之道也雖然末若穀氣之爲眞也觀夫六氣分治運居其中司天在泉爲歲穀左右司步爲間穀歲穀所以全眞安氣間穀所以保精去邪凡生氣資始未有不本於此惟生氣資始必本於此是以昔人論眞邪之氣者所以不歸功於藥石辨生死之候者所以不推數於五藏也蓋胃圍天五水穀之府也土爰稼穡冲氣所生也

四時之脈以胃爲宗是穀之與胃皆得天地之中氣也論眞邪者謂汗生於穀辨死生者謂安穀則過期是以穀氣爲本也以穀氣爲本則不以人勝天矣

明庶愼徵章第三

物化生精而成於味人味得形而復於化機緘出入皆天地之神奇其或氣味色臭有失陰陽之平則衡氣不守陰之五宮傷在五味此食禁者所以爲仁愛之道也夫物不時成非生氣之全烹飪失節非水火之既濟色惡者非氣之正臭惡者非氣之和聖人於此四者特有不食之戒其所防也微矣

天食人以五氣氣養精也地食人以五味味養形也物化生精而成於味素問所謂化生精氣生形是也人味歸形而復於化素問所謂味歸形精得化是也氣味滋榮無器不有麗於機緘出入之運而天地之神奇寓焉其氣其味其色其臭或失陰陽之平則衡氣失守矣生氣通天論曰味過於甘腎氣不衡則衡氣者腎氣也腎藏天一氣之元也一失其平則陰之五宮俱受其害此陰之五宮傷在五味也五藏皆陰也五神所宿之宮命曰陰之五宮五宮資五味以養或氣味色臭有失陰陽之平則衡氣不守適所以致五味之傷焉則人之所食烏得不知所禁耶卽此食禁者所以爲仁愛之道也夫物不時成非生氣之全惟稟賦得其和者爲可食也烹飪失節非水火之既濟惟珍饌得其宜者爲可食也色惡者非氣之正若犬亦股烏鰂白之類臭惡者非氣之和若魚餒肉敗之類不時不食失飪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聖人於此四者其所防者微矣是以五宮之傷無自而至

故山林川澤有異宜。收散堅耎有異欲。苟處天地之和。無厭其所生。無偏其所嗜。無致其所不欲。無忽其所不知。雖根荄之微。無非氣體之所資也。是以養生者。既明理之在物。又察理之在我。氣味所禁。尤爲治病之要。若病在藏。其於飲食有寒熱温飽之禁。特避其所惡。食氣猶然。況成於味者乎。

山林之間。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草物。川澤之間。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山林川澤有異宜者。方物之異宜也。寒之氣堅。其味可用以耎熱之氣耎。其味可用以堅。風氣散而味以收。燥氣收而味以散。收散堅耎有異欲者。五味之異欲也。異宜異欲。其養人則一也。受天地之委和。處乎兩間者。無厭其所生。因其所生而有養。無偏其所嗜。因其所嗜而有節。其所不欲。不可致也。其所不知。不可忽也。苟如是。則根荄之微。無非氣體之所資也。而況大於根荄之微者乎。養生者既明理之在物。又察理之在我。物我兼明。故食飲之間。調節適其宜矣。氣味所禁。尤爲治病之要者。五氣於藏。各有所湊。五味於藏。各有所入。相生相治。虛實補瀉之理在焉。故也。若病在藏。其於食飲有寒熱温飽之禁。特避其所惡。凡此皆食氣也。食氣猶然。味可知矣。

酸澁以收。多食則膀胱不利而爲癃。苦燥以堅。多食則三焦閉塞而變嘔。辛味薰蒸。多食則上走於肺。榮衛不時受而心涌。鹹味涌泄。多食則外注於脈。胃竭咽燥而病渴。甘味弱劣。多食則胃柔緩而蟲動。故中滿而心悶。此五味各有所病者也。若乃同氣相求。筋屬於肝。故酸走筋。筋病則忌酸。肉屬於脾。故甘走肉。肉病則忌甘。氣屬於肺。故辛走氣。氣病則忌辛。二氣相與。火必從水。故苦走骨。骨病則忌苦。水必求火。故

鹹走血。血病則忌鹹。此五味各有所走者也。

五味各有所病。以偏其所嗜故也。五味各有所走。以犯其所忌故也。酸澁以收。所入者肝。多食則膀胱不利而爲癃。味收太過而不滑也。苦燥以堅。所入者心。多食則三焦閉塞而變嘔。味堅太過而不柔也。辛味薰蒸。多食則上走於肺。榮衛不時受而心涌者。薰蒸之甚而不能以下降也。鹹味涌泄。多食則外注於脈。胃竭咽燥而病渴者。涌泄之甚而不能以潤澤也。甘味弱劣。多食則胃柔緩而蟲動。故中滿而心悶者。弱劣之甚而不能以剛制也。若是者、豈非偏其所嗜而有所病耶。酸生肝。肝生筋。故酸走筋。筋病則忌酸。甘生脾。脾生肉。故甘走肉。肉病則忌甘。辛生肺。肺生氣。故辛走氣。氣病則忌辛。此之謂同氣相求。地二生火。陰未有偶。則火必從水。婦之道也。故火之苦走骨。骨病則忌苦。天一生水。陽未有偶。則水必求火。夫之道也。故水之鹹走血。血病則忌鹹。此之謂二氣相與。若是者、豈非犯其所忌而有所走耶。

夫內合五藏。外干形體。氣味之禁。皆五行至理。凡病皆生於氣者。推此可以類舉矣。有爲膳夫之職。而以品嘗爲言者。知飲食不可忽也。欲以不茹葷而爲齋戒者。知昏濁之汩性也。有論食不欲雜者。知物雜則或相犯也。有論食欲常淡者。知五味之爽口也。雖皆愼戒之術。然非天下之達道。蓋百昌之生。果蔬有理。利害周知。以爲食否之辨。雖極水土之品。爲口腹之養。皆消息術數寓焉。奚必非俞兒之能通哉。

內合五藏。外干形體者。言五味各有所入。味合於五藏。而所病所走見於形體。此內外之符也。知所病

所走。則氣味之禁。皆五行之至理存焉。凡病皆生於氣者。推此內外之符。可以類舉矣。膳夫之職。掌食飲膳羞。知食飲之不可忽。故以品嘗爲言。品嘗之者、致謹於其所供也。祭祀之齊。以精明爲事。知昏濁之汩性。故在於不茹葷。不茹葷者、致潔於其所事也。有論食不欲雜者。知物雜則相犯。將以避其所犯焉。有論食嘗欲淡者。知五味之爽口。將以薄其滋味焉。知飲食之不可忽。知昏濁之汩性。或不欲雜。或嘗欲淡。愼戒之術非不至也。然自道觀之。皆蔽于一曲。非天下之達道也。百昌之生。果蓏有理者。言有生斯有性。有性斯有理。物所同也。

宋徽宗聖濟經卷之七

守機篇

萬物皆出于機、入于機.是機者、萬物之本原也.揣其本、斯可以齊末.探其原、斯可以知流.聖王體是以達陰陽、明造化.推其緒餘、及于治療之至要.以見康濟之備也.

通用時數章第一

天一在藏、守元氣以立始也.天五在府、圍冲氣以成終也.自道生一.積數爲五.陰陽配而奇耦著矣.巨包天地.細該萬物.故能成變化而行鬼神.在人得之藏氣所以法時.故水生于一.腎得之爲六.火生于二.心得之爲七.木生于三.肝得之爲八.金生于四.肺得之爲九.五者土數也.土常以生.故脾數以五、而不以十.人非五行不生.非冲氣不成.雖有金木水火之氣.必得土數以成之.然後盡生成之終始.

腎藏天一、元氣屬焉.人非天一、無以立本.而金、木、水、火、土、皆得此一以生.此守元氣以立始也.胃爲天五、冲氣屬焉.人非天五、無以立命.而金、木、水、火、皆得此五以成.此圍冲氣以成終也.數起于一、成于三、備于五.奇爲陽.耦爲陰.以奇生者成而耦.以耦生者成而奇.天地之大、以是而施覆載之功.萬物之微、以是而由出入之機.變化待此以成.鬼神待此以行.人之藏氣、亦待此以生焉.是故水生于一.腎得之爲六者.一得五而成六也.火生於二.心得之爲七者.二得五而成七也.木生於三.肝得之爲八者.三得五

而成八也。金生於四。肺得之爲九者。四得五而成九也。揚雄曰。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與此同也。至於五。則曰五與五相守。蓋五者天數之中。土常以生天地人物。無非待此以成終以成始也。必得土數以成之。然後盡生成之終始者。然也。箕子之陳洪範。呂氏之紀月令。言五曰土。其數五。則生成之終始。本於五數。抑又昭然矣。

蓋五行四時。還相爲本。各得其時而王焉。王則我生者相。生我者廢。勝我者囚。我所勝者死。土寄王于四季。以成四時之功。故五特爲天之中數。以此眡死生。則不過於五氣五聲五色之變動。以此爲疾病之養。亦不出於五味五穀五藥而已。和平之時。順四氣以調神。推五運以明化。相生以相繼。相尅以相治。所以致中和。

五行播而爲四時。四時運而成一歲者。木王于春。則我生者火。火爲之相。方來者貴也。生我者水。水爲之廢。已用者賤也。得時而王。則勝我者不得騁。故金囚。我所勝者受其制。故土死。還相爲本。不主故常。推此則餘可知矣。土寄王於四季。成四時之功。故其辰則辰戌丑未。其數得天之中焉。以此眡死生。則望之以五氣。聽之以五聲。視之以五色。疾之變動。可得而知也。以此爲疾病之養。則五味以養其精。五穀以養其形。五藥以療其病。人之府藏。可得而理也。以氣、色、聲、眡死生。不過於五。以味、穀、藥養其病。亦不過於五。則以更王、更相、更廢、更囚、更死者。不出乎五。故也。順四氣以調神。若發陳之時。以使志生。蕃秀之時。使志無怒之類。是也。推五運以明化。若厥陰司天爲風化。太陽司天爲寒化之類。是也。木火土

金水爲序者、相生所以相繼也。火水金木土爲序者、相尅所以相治也、以四氣調神。以五運明化。相生有子母之道。相尅有夫婦之義。是謂和平之時。而大本於此建立。達道於此周流。所以致中和也。致中和則天地所以位。萬物所以育者。在是矣。

其或不得其平。亦以消息之數治之。若肝病。愈於夏、而甚於秋。持於冬、而起於春。則以己所生而愈。己所不勝而甚。至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五藏皆然。則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若肝受病于心、而傳於脾。舍於腎、而死於肺。則以受氣於其所生。傳之於其所勝。氣舍於其所生。死於其所不勝。五藏皆然。於以分晝夜、占死生之早暮也。

五藏皆爲陰。六府皆爲陽。內外雌雄。表裏輸應。一失其平、疾疢隨之。將欲致治、在察夫消息之數而已。若肝病、愈於夏。以木生火。火生則木廢。故以己所生而愈。甚於秋。以金尅木。金甚則木伐。故以己所不勝而甚。持於冬。以水生木。至所生則藉其養而持。起於春。以自得其位。在藏之本不足以參應在春之木。故起也。五藏皆然。舉此、則他可知矣。明乎此。則四時推遷。或間或甚。死生之期也。木生火。故肝受病於心。受氣於其所生也。木尅土。故肝病傳於脾。傳之於其所勝也。水生木。故肝病舍於腎。氣舍於其所生也。金尅木。故肝病死於肺。死於其所不勝也。天下之理。窮則復本。故心病肝受之。肝病舍於腎。以所生爲本也。己所勝則棄之。己所不勝、則受其制。故肝傳於脾。死於肺也。五藏皆然。舉此則他亦可知矣。明乎此。則一晝一夜。咸五分之。死生之早暮也。

藏病主冬而取井色病主春而取榮時間時甚主夏而取輸病或變音必主長夏而取經病生於味必主秋而取合同爲經絡有五時之異刺木鬱則達火鬱則發土鬱則奪金鬱則泄水鬱則折同爲氣鬱有五行之異治凡以病之變化不可勝窮守此至數之要不過於五故也

五藏所出爲井所流爲榮所注爲輸所行爲經所入爲合冬者水始治腎方閉其病在藏故取井以下陰逆春者木始治肝氣急其病在色故取榮以實陽氣病在時間時甚者主夏而取輸瀉陰邪也病在變音者主長夏而取經絕分腠也病生於味者主秋而取合虛陽邪也同爲經絡有五行之異刺者如此五運之在歲爲司天所勝則運抑而不申是生鬱閉木氣之鬱病宜吐而達之火氣之鬱病宜汗而發之土鬱則奪奪散其壅滯也金鬱則泄泄解而利之也水鬱則折折抑其衝逆也同爲氣鬱有五行之異治者如此人之生也喜怒不節寒暑過度疾乃生焉風動熱腫燥乾寒浮濕瀉變化不窮將欲致治不出五行之理而已守此至數之要不過於五者以此

昔之語五行者或謂之洪範欲其範圍而不過或謂之盛德欲其守德而不悖或謂之五節欲人知之以遠害言雖不同其欲明時數之消息則一也

箕子語五行其書必曰洪範者蓋洪者共而大也範者未離乎形而器出焉五行在天地間其用皆大矣非有所範則生者無自而成斂者無自而散迭相範圍而不過則已用者賤方來者貴變化之所以不窮也呂氏紀時令其論必曰盛德者蓋四時五行用事者王春則盛德在木不得以不生夏則盛德

在火。不得以不長。盛德在金而收。盛德在水而藏。守是德而不悖。則因時施宜。不紊其自然之序也。醫和之論蠱疾也。有曰。天有六氣。徵爲五聲。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是以有陰寒陽熱之疾。凡欲因五行而各有節。則足以遠害而已。三者不同。然陰消陽息。麗乎時。制於數者。其道一也。凡役於陰陽之運者。孰能逃哉。

是以在昔論人之生。自十至百。貌象聲色。無日不移。趨走坐臥。隨時殊好。積幼而至四十。則五藏血氣既盛而極。有衰之道焉。自五十而肝氣弱。至百歲而五藏之氣俱虛。不知乎此。則與造化推遷。知其衰而致所養。則卻老全形之道。斯有術數以御之。故能制數而不制於數也。

散於專精而孕氣。範於大巧而凝形。嬰孩爾、俄化爲少壯。少壯爾、俄化爲老耄。皆未能離乎形氣者也。故人之生也。自十至百。貌象聲色。府藏盛衰。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惟超乎氣者、不與氣爲消息。出乎形者、不與形爲成虧。察水上火下而二者以濟。知七損八益而兩者交通。卻老全形之道。有術數以御之。故能官天地、御六氣。上與造物者游。下與無終始者爲友。制數而不制乎數。其有在於是乎。

知極守一章第二

定而存生、謂之形。動而使形、謂之氣。形立氣布、斡旋於中、謂之神。神在肝爲魂。在肺爲魄。在脾爲意與智。在腎爲精與志。合而論之。以心爲主。心藏神、是謂君主之官。以統內外。以養生則壽。以爲天下則大昌。是故恬淡之世。邪不能深入。志意治。賊不能害。其神無卻。物無自而入也。

形者生之舍一定而不可易故曰定而存生謂之形氣者體之充運轉而不停故曰動而使形謂之氣形之所立有強弱焉必有役其形者氣之所布有消息焉必有御其氣者役其形而形無疲薾御其氣而氣無忝戾求之子內其一神之所斡旋乎天三生木在人爲魂魂從神也故神在肝爲魂地四生金在人爲魄魄者有魂而後從之也故神在肺爲魄火生土故神或在乎脾其在脾也有所感觸而生意脾天五之氣也天一爲之本故脾又有智與沖之字從水同義水曰潤下火欲下而濟水故神或在乎腎其在腎也慳以有守則爲精心有所之神實運焉故在腎又爲志夫神無方也無往而不存亦無存而不可在肝在肺在脾在腎無非神也

聖經曰五藏皆有神原於離二爲陽中之陰者此也神無不在合而論之以心爲主心之爲物恍惚足以經緯萬方俛仰足以潛平天地心之然者神而已故心藏神也是謂君主之官以統內外者以神而已觀形立氣布而神斡旋於中則統外可知肝肺脾腎而神無不在則統內可知黃帝之養生也三月內視住心一神蓋舍於心發於目內視則神不達於外住心則神獲安其舍此神所以一而不變也以養生則壽者如此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神道設教而天下大服以爲天下則大昌者如此恬澹者天德之自然故恬澹之世邪不能深入況能害乎惟志意治則邪不能害爾志言天一意言天五原始要終神實在焉然志意治則未至於其神無卻其神無卻物無自入也尙何賊邪之害哉

若乃抱神之靜既搖逐物之情滋起神傷於思慮而肉脫意傷於愁憂而支廢魂傷於悲哀而筋攣魄傷

於喜樂而皮槁志傷於盛怒、則腰脊不可以俛仰怒則氣上而不降喜則氣緩而不收悲則氣消而不息恐則氣下而不升思則氣結而不散惟形與氣、俱運於神之樞機是以憂恐悲喜怒不以次入五藏之氣相乘而爲病蓋以情動於中非若外邪之輕且緩也

靜者神之本情者心之妄抱神之靜既搖則離其本也益遠逐物之情滋起則溺於妄者益深五藏皆有神惟不能以自守則妄情之傷緣類而至焉神火也思土也神傷於思慮則土盛而火廢故其病爲肉脫意土也憂金也意傷於憂愁則金盛而土廢故其病爲支廢肝虛而肺氣幷之是以悲哀動中而傷魂魂傷則筋攣肝主筋也肺虛而心精幷之是以喜樂無極而傷魄魄傷則皮槁肺主皮毛也志水也怒木也盛怒不止則木盛矣是以水廢而其病爲腰脊不可俛仰或偏盛而有所廢者奪其氣也或偏勝而有所幷者竭其氣也怒則氣悖故上而不降喜則氣舒故緩而不收悲則心系急故氣消而不息恐則精卻故下而不升思則心有所存正氣留而不行故氣結而不散惟形與氣、俱運於神之樞機而神之在人者既搖是以憂恐悲喜怒不以次入五藏之氣相乘而爲病惟神既搖而情滋起情動於中以拔其本是病之作也非若外邪之輕且緩也

治病之道必觀其態必問其情以察存亡得失之意其爲治也告之以其敗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其或拘鬼神而惡鍼石又不可以至德至巧語者蓋以神受則意誠意誠則功倍故也夫色脈、祝由、鍼石、藥餌時爲用也然揆度奇常必通於神明移精變氣本於精誠之交感鍼石之道非神不

使。藥餌氣味。非神不應。內經論諸痛皆屬於心。亦以謂痛之微甚。出於心之躁靜。非專於氣血之通塞也。觀其態得於容貌之外。問其情得於志意之內。外內兩得。以之察存亡得失之意。可謂至矣。告之以其敗。與夫開之以其所苦。使知畏而避。語之以其善。與夫導之以其所便。使知順而從。病爲本、工爲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故必神受然後意誠。意誠然後功倍。彼或拘鬼神而惡鍼石者。神不受而意不誠也。故不可以至德至巧語之。或視其五色之著。或診其六脈之候。或祝由以禳之。或鍼石以瀉補之。或藥餌以治療之。以時爲用。不執於一也。有奇有常。揆度其源。而幽通於神明。移其精。變其氣。本於精誠交感。而神運於不測矣。鍼石之道、攻其外也。藥餌氣味、攻其內也。鍼石以神而使。藥餌以神而應。則知神也者。非惟無乎不在。亦將無乎不爲。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利用出入。民咸用焉。故也。內經論諸痛皆屬於心。則心者神之舍。一失其平。則諸痛之作。豈特氣血痛塞、使之然耶。其微其甚。蓋心之或躁或靜以致之爾。

是以榮衞精華。有形之所同也。失軒冕之勢。有至於脫營。違富足之欲。有至於失精。懷離絕之情。有至於血氣離守。工不能知。診之而疑。是謂治過而術疎。聖人所以審氣行著。必觀人之勇怯。治病有五。必本人之形志。蓋明治神爲先也。

榮衞周於百體。精華本於五藏。百體者發爲神明之容。五藏者蘊爲五神之宮。此有形之所同也。形全者神全。神卻者形卻。奈何權勢不寵。則夸者悲。故失軒冕之勢。有至於脫營。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故違

富足之欲。有至於失精。思懷與安之敗名。則懷離絕之情。有至於血氣離守。脫營者、雖不中邪。精神內傷。失精者、五氣留連。病有所并。血氣離守者、間所親而魂游。斷所愛而意失。此無他。神者不自許。而其中耗竭也。粗工診之。方且致疑。皆受術不通。人事不明也。故謂之治過而術疎。夫勇者難感。怯者易傷。難感者則病行而已。易傷則氣着而病。是以審氣行著。必觀人之勇怯。觀其形。察其志。以究其苦樂之情。是以治病有五。必本人之形志。凡若是者。皆所以明神之不可不治也。

推原宗本章第三

合天地之氣。肖天地之形。視聽食息。無非冲和之域。然六氣偏勝。斯有風動、熱腫、燥乾、寒浮、溼濡瀉之病。五物偏處。斯有山癭、林躄、澤腫、陵狂、高風濕氣、霧瘴水瘧之病。雖皆府藏血氣。然俱本於陰陽之診。水有本故能洊至。草有本故能洊生。病有本故變化無窮。治病不求其本。無以去深藏之患。故掉眩收引、膹鬱腫滿、諸痛痒瘡、病皆根於內。耳聾目瞑、汗泄、骨痺、色夭、脈虛、又皆津液氣血之脫也。

清濁殊分。天地之氣也。人則孕元以合焉。圓方異位。天地之形也。人則凝形以肖焉。一視聽。一食息。無非圍乎冲和之域也。然運乎上者。天之六氣。處乎下者。地之五物。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濕勝則濡瀉。天之六氣有偏勝也。山之爲癭。林之爲躄。澤之爲腫。陵之爲狂。高風濕氣霧瘴水瘧。地之五物有偏處也。六氣偏勝。五物偏處。皆非陰陽之中和。故病雖皆府藏血氣。然皆本於偏陰偏陽之有診也。水有本。故原泉混混。不舍晝夜。能洊至焉。草有本。故萌而明。苗而出。能洊生焉。病有本。故或

舍、或傳而流變無窮焉。治病不求其本。何以去深藏之患邪。是故諸風掉眩屬於肝。諸寒收引屬於腎。諸氣膹鬱屬於肺。諸濕腫滿屬於脾。諸痛痒瘡屬於心。若此者皆根於內。以至耳聾而其聽不聰。目瞑而其視不明。汗泄之發越。骨痺之體重。五色或夭。六脈或虛。又皆津液血氣之脫根於內。與夫津液血氣之脫。則非特邪氣外襲之類也。

溫熱生於寒。痎瘧生於風。痿厥諸痛生於寒熱。風客淫氣。精乃亡也。因而飽食、大飲、強力。斯有腸澼、氣逆、腎傷之病。冬或按蹻。陽氣擾也。因有四時經絡之病。膏粱之過。因爲消癉。仆擊、暴憂所致。因爲隔塞閉絕。苟循迹求之。疑若不勝治。惟得其所以病。則治極於一。故察病之本。得治之要。變化酬酢。巧發奇中。由此道也。

寒傷於體。感溫而發者爲溫。感熱而發者爲熱。此之謂溫熱生於寒。暑蘊於中。汗空疎。腠理開。遇風而痎瘧作。此謂痎瘧生於風。寒熱相薄。爲痿、爲厥、爲諸痛。此之謂痿厥諸痛生於寒熱。風氣生於肝。風薄則熱起。熱起則水乾。是以腎氣不營。而精源決絕。是謂精乃亡也。因而飽食。則筋脈橫解。腸澼爲痔。因而大飲。則肺布葉舉。氣逆上奔。因而強力。則腎氣乃傷。高骨乃壞。冬者閉藏之時。或按蹻。則手足舉動而筋骨疲勞。故陽氣不藏。爲之煩擾。於是春有煎厥之病。夏有胸脇之病。經秋而風瘧生。至冬而痺厥作。消內消也。癉、伏熱也。膏粱之過。味爽於口。是以有消癉之疾。心勿平則憂愁生。憂愁生則氣鬱結。是以有隔塞之疾。苟循迹以求之。則治道不同。疑若不勝治。自本觀之。則治極於一。知治極於一。故察病

之本。得治之要。優游於望聞問切之間。而變化酬酢。巧發奇中。無施而不可也。

是以藥石、鍼炳、導引、按蹻之法。本四方之異宜。而原其所從。察強弱之異體。而觀其所耐。審五藏之邪氣。而當其所可。非識病之情。不足以臻此。

上文所言。皆病之情。自此以下。皆治之法。砭石來於東。毒藥來於西。灸炳來於北。微鍼來於南。導引按蹻始於中央。此則當本四方之異宜。而原其所從。是爲治病之要。察強弱之異體。而觀其所耐。因其形而治之也。審五藏之邪氣。而當其所可。因其邪而治之也。非識病之情。不足以臻此者。上文所言病之情。今此所言治之法。施治之法。稱病之情。斯無失矣。

蓋自黃帝標本之論。後世學者。闡以兼治之術。故能智明而功全。若痼病有疾、兼以痼疾醫。耆艾有疾、兼以補養醫。少壯有疾、兼以通洩醫。姙娠有疾、兼以安胎醫。傷慾有疾、兼以節止醫。其在癲狂、治則兼心。其在乳產、治則兼血。其在邪氣疰忤、治兼鬼神。其在消渴、治兼脾胃。自非探元立本。索其受病之基。遽以治法投之。邪氣未攻。眞氣受弊。一舉而兩失矣。可不戒哉。可不愼哉。

病之所由生者本也。若逆春氣而傷肝。則肝受病。逆夏氣而傷心。則心受病之類。是也。病之所傳者標也。若肝病傳於脾。心病傳於肺之類。是也。病發而有餘。本而標之。先治其本。復治其標。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後治其本。不知標本。是謂妄行。知標本者。萬舉萬當。黃帝明是而著書於前。學者闡是而兼治於後。無非標本之道也。若痼疾、耆艾、少壯、姙娠、傷慾、癲狂、乳產、邪氣、消渴之有疾。而謂病之

本也。若痼疾、補養、通洩、安胎、節止、兼心、兼血、兼鬼神、兼脾胃之爲醫。則由標探本者也。誠能由標而探本。斯能由本而明標。五藏六府之盈虛。血脈榮衞之通塞。蓋將窮幽洞微。探賾索隱。而知病之變動。無毫釐之差矣。若乃昧宗本之旨。惑方說之末。不知索病之基。遽以治法投之。邪氣未攻於外。眞氣受弊於內。一舉而兩失。是謂伐形之粗工也。外知所戒。內知所愼。抑又探元立本。以察病情。醫之爲道。無餘蘊矣。

治先未形章第四

經絡環周。府藏輸應。有形之運。無非血氣之使。氣爲是動。血爲所生病。積微至著。至於不勝治者。皆病久而傳化。治病不治其傳。猶不徹薪以息燎。壅隄以塞潰。未免有燔溺之傷。

經脈十二。絡脈三百六十五。如環之運。周而復始。陽府陰藏。以是而有井、榮、俞、合、迭相輸應。若然者皆血氣之所流通。而有形之運。無非血氣之使。血爲榮。氣爲衞。邪中於陽、故氣爲是動。邪中於陰、故血爲所生病。氣留而不行者。爲氣先病也。血壅而不濡者。爲血後病也。故先爲是動。後爲所生病。積微至著。則傳化他脈也。或傳其所勝。或傳其所生。而流變無窮。治病不治其傳。猶將欲息燎。不徹其薪。斯有燔焫之患矣。將欲塞潰。而不壅其隄。斯有沉溺之患矣。

蓋五藏間傳。雖病易愈。謂其邪之微。以勝相加。病至不治。謂其邪之賊。自非王不受邪。則各與所不勝而傳。變況陰陽相移。內外相通。上下相及。左右相應。自非察近而知遠。則失機變之應矣。

五藏之病。有間藏。有七傳。間藏者、傳其所生也。若心傳脾、脾傳肺、肺傳腎、腎傳肝、肝傳心、是母子相傳。故雖病易愈。謂其邪之微也。七傳者、傳其所勝也。若心傳肺、肺傳肝、肝傳脾、脾傳腎、腎傳心、是以勝相加。故病至不治。謂其邪之賊也。自非王不受邪。則各與所不勝而傳變者。若肺病傳於肝。肝當傳於脾。脾季夏適旺。旺者不受邪。肝欲還肺。肺不受焉。故留結爲積。是以知肝病。在季夏戊己日得之。其他可以類見矣。以至陰陽之推遷相移。內外之表裏相通。上下之升降相及。左右之動靜相應。善醫者當察病基之近。以知所傳之遠。則機變之應得矣。

且洞泄、痎瘧、欬逆、溫熱、四時之病也。先時而取之。不過於風熱寒濕之傷。肺痺、肝痺、脾風、疝瘕、心痛、五藏之病也。自微而取之。不過於風寒皮毛之客。諸痺本於風寒濕之雜至。故先客於府。久而不已。自可取之於其合也。諸欬本於寒飲食而受邪。故先起於藏。久而不已。自可取之三焦也。

春傷於風。夏爲洞泄。夏傷於暑。秋爲痎瘧。秋傷於濕。上逆而欬。冬傷於寒。春爲溫熱。故先時而取之。不過於風熱寒濕之傷。風客皮膚。寒勝腠理。故毫毛畢直。悶而爲熱。是以發欬上氣。名曰肺痺。脇痛出食。名曰肝痺。肝傳之脾。是爲脾風。脾傳之腎。是爲疝瘕。腎傳之心。是爲心痛。故自微而取之。不過於風寒皮毛之客。風氣勝者爲行痺。寒氣勝者爲痛痺。濕氣勝者爲着痺。三氣雜至。復生五痺。先客於府。久而不已。卽其合而取之。若肝合筋。肝痺、則取其合於筋之類。是也。寒氣之邪。飲食之過。先入於胃。次傳於肺。乘時傳變。是爲諸欬。脾之久欬。胃則受之。肝之久欬。膽則受之。久而不已。卽其三焦而取之。三焦者、

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厥之所起。生於飲食。則水穀之所致。厥之所起。生於寒邪。則氣逆之所致也。故自可取之三焦。四時之病。先時而取之。五藏之病。自微而取之。先客於府者。取之於其合。先起於藏者。取之三焦。此皆所謂治其傳者也。

然則寒熱生於風。消中生於癉。癲疾生於厥。飧泄生於風之入胃。癘疾生於風之入脈。以至渴積飲而成水。瘍留連而成瘻。蓄食不散而成痕聚。停飲不行而成痰癖。豈病固然哉。治失其要。無豫防之戒也。

生氣通天論曰。因於露風。乃生寒熱。此寒熱生於風也。癉謂濕熱也。熱積於內。故爲消中。此消中生於癉也。厥謂氣不順接也。陰氣下而不升。陽氣上而不降。下虛而上實。則變爲上癲之疾。此癲疾生於厥也。久風不變。留於胃中。則食不化而利泄。此飧泄生於風之入胃也。風論曰。風寒客於脈而不去。名曰癘。此癘疾生於風之入脈也。以至渴飲不已。積而成水。瘍不剗殺。留而成瘻。以至蓄而不散。是生痕聚。痕聚、氣鬱積也。以至停飲不行。是生痰癖。痰癖、胃留涎也。凡此者。豈病固然哉。不治其傳。而失其要。積日之久。其傳化然矣。此無他。不知所謂豫防之戒故也。

是以通識之士。知府藏之傳。審氣味之損益。如肝病傳脾。實脾以甘之類。是也。知經絡之傳。有榮俞之補瀉。如肝虛補厥陰之合。實則瀉厥陰之滎之類。是也。至於陰陽寒熱。表裏汗下。微甚逆從之法。標本先後之治。皆隨氣而應。得守神之道爾。

陽府陰藏。大經小絡。其病既有相傳之異。其治當適其所傳之方。天食人以五氣。而氣各有補。地食人

以五味而味各有養。肝病傳脾。木尅土。以所勝而傳也。實脾以甘。甘入脾。以所受而益也。俞皆有榮。榮者以所流爲言也。俞皆有合。合者以所入爲言也。肝之脈起於厥陰。虛則補厥陰之合。補其所入也。實則瀉厥陰之榮。瀉其所流也。至於陰則熱之。陽則寒之。表則汗之。裏則下之。或逆之以治其微。或從之以導其甚。或先本而後標。或先標而後本。照之以方寸之神。如水之靜。可以燭鬚眉。如鑑之虛。可以辨妍媸。病之來也。隨證致用。蓋有所謂積神於心。屬意勿去者。異乎泥通方。惑勦說。兇兇之粗工也。斯可謂通識之士矣。

夫藥餌者。詳而後進也。如肝性苦急。則曰急食甘以緩之。鍼石者。奠而後發也。癘疽之刺。則曰不可頃時回。凡以謂內莫重於五藏。外莫先於榮衞。則急食而遽刺之。懼其蔓難圖也。

藥餌以治其內。有損有益。其進之也。貴乎詳。鍼石以治其外。有利有害。其發之也。貴乎奠。肝苦急。緩以粳米牛肉之甘。所以治五藏者。當如此也。癘疽之刺。無問其時之閉藏。不遲頃刻而刺焉。所以治榮衞者。當如此也。內莫重於五藏。而急食之。外莫先於榮衞。而遽刺之。斯無滋蔓之難圖。而有十全之効矣。尙何傳化之患哉。

宋徽宗聖濟經卷之八

衛生篇

比形於天地。受氣於陰陽。孰無是生也。其或五紊交起。六鑿相攘。有至於殘傷者。失衛生之經也。聖王達生之情。而以衛生之經。啓迪天下。使眞氣內守。虛邪外卻。以躋於仁壽之域焉。

神宮通理章第一

五藏皆有精。原於坎一。爲陰中之陽。五藏皆有神。原於離二。爲陽中之陰。一陰一陽之謂道。通天氣。合九野。應四時。符五星。相使貴賤。不得相失。內外雌雄。迭爲輸應。不說之妙。賅而存焉。葆而養之。初不離於人事。及其至也。可以通於神明。

五藏皆有精。若藏精於肝。藏精於肺之類。是也。五藏皆有神。若神在肝爲魂。在肺爲魄之類。是也。原精所生。生於天一之水。北方之至陰也。中有陽焉。坎之爲卦。中畫奇者。陽在中也。原神之生。生於地二之火。南方之至陽也。中有陰焉。離之爲卦。中畫耦者。陰在中也。素問曰。水火者陰陽之徵兆。蓋水在於北。陰寒之徵。陽生之兆在焉。火在於南。陽熱之徵。陰生之兆在焉。察此。則爲陰中之陽。爲陽中之陰。可知矣。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爲疾。人之精神所以貴相須而不可離也。無耗其精。無勞其神。則坎離消長於一身。風雲發洩於七竅。上際乎天。有以通乎輕清之氣。下蟠乎地。有以合乎九州之野。四時

迭運五緯周天而得於已者無一不合焉一貴一賤迭相使而不得相失一表一裏一雌一雄相輸相應而人之身兼貫三才默而成之至理成於不說乃若葆而養之則調燮之道本乎人事及其至也天地神明有以通之則變生成之妙在此而不在彼

獨不觀心爲君主之官得所養則血脈之氣王而不衰生之本無得而搖也神之變無得而測也腎爲作強之官得所養則骨髓之氣榮而不枯蟄封藏之本無得而傾也精之處無得而奪也夫一身之間心居中而守正腎居下而立始所養如此況乃肺出治節爲氣之本爲魄之處肝出謀慮爲罷極之本爲魂之居脾出五味爲倉廩之本爲營之居五藏之氣均得所養以之應春氣得生之道應夏氣得長之道應秋氣得收之道應冬氣得藏之道生生不窮形體不敝精神不散受命爾長矣

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生之本也神之變也其合血脈苟得其養則氣行血脈者斯王而不衰矣王而不衰則有生之本獨存而常全孰得以搖其眞神機之運經緯萬方孰得以測其妙哉腎者作強之官技巧出焉封藏之本也精之處之也其合髓骨苟得其養則氣行骨髓者榮而不枯蟄矣榮而不枯蟄則其本根深牢固密孰得以傾其元其精所存豐源嗇出孰得以奪其處哉一身之間心以至神而守正於中腎以至精而立始於下居中而守正則若樞之運而在四傍者無不攝焉居下而立始則若根之植而發於上者無不宗焉兩者交相養而精神之妙不虧矣至於肺之藏氣治節出焉肝之主筋謀慮出焉脾化水穀五味出焉各致其養則魄陰而止者有所處而氣無喘逆矣魂陽而游者有所居

而體無能極矣。倉廩之官。營於中焦。味適其節。且無過酸傷脾之患。此所以爲衛生之要也。五藏之氣。所養既均。則肝氣通於春。心氣通於夏。以應生長之陽。肺氣通於秋。腎氣通於冬。以應收藏之陰。陰陽之氣。適其和平。生生之理。斯不窮矣。以之在外。無飢膚之疾。而形體不敝也。以之在內。無五情之妄。而精神不散也。此所以受命爾長矣。內經言。壽敝天地。無有終時。必先之以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者。凡以此也。

然莫非養也。有所謂食飲者。有所謂起居者。有所謂和於術數者。有所謂恬澹虛無者。無過而貽五宮之傷。無多而致血氣之走。食飲有節。類如此也。出處以時。而寒暑有度。收拒適宜。而筋骨無擾。起居有常。類如此也。吹噓呼吸。除舊瀉新。察水上火下。而兩者交通。知七損八益。而二者以調。和於術數。類如此也。志閉而少欲。心安而不懼。無嗔恚思想。而專氣致柔。恬澹虛無。類如此也。合數者而養之。其於全生庶幾焉。飲食所以致其養於內。起居所以致其養於外。和於術數。輔生理也。恬淡虛無。全天眞也。五味各有所入。苟致其和。五宮於此無勝絕。五味各有所走。苟致其節。血氣於此無妄行。非飲食有節者能之乎。其出也順陽之動闢。其處也順陰之靜翕。出處合乎陰陽。則寒暑得其度矣。其收也。在內之眞氣無所散。其拒也。在外之邪氣無所入。收拒明乎眞邪。則筋骨無或擾矣。非起居有常者能之乎。吹噓呼吸。吐納其氣也。除舊而濁者散。瀉新而清者斂。察水上火下。而兩者交通。達離坎之相濟也。知七損八益。而二者以調。順男女之陰陽也。和於術數。有如此者。志閑則嗜欲不能汨其眞。心安則驚懼不得入其舍。嗔

恚思想去而勿營專氣致柔守而勿失恬澹虛無有如此者食飲得節異乎飲食自倍者起居有常異乎起居如驚者和於術數人事以明恬澹虛無天德以合以是四者交脩互養全生之道尚何加焉覺此而冥所謂傳精神服天氣者聖人能之知此而辨所謂配天象地傍人事者賢人能之昧者反此矣蒼天之氣不知所順四時之序又失所從憂患緣其內苦形傷其外風邪並至自肌膚達於骨髓閉塞散解之不勝治奚暇論通理之旨

覺此而冥則得於自然故坎一之精上傳於心離二之神下傳於腎祕服元氣以通天眞此聖人能之知此而辨則得於使然故一動而作上以配天一靜而止下以象地中傍人事以養五藏此賢人能之天人之理不同淺深之効亦異也昧者反此蒼天陰陽清濁之氣不知所順四時生長收藏之序又失所從拘迫之憂患緣其內遑遽之苦形傷其外賊風虛邪緣是而至始自肌膚終達於骨髓閉壅解散以爲治療之不勝奚暇論聖賢通理之旨

榮衞行流章第二

一身之中四海爲本十二經脈循行如環原人一晝夜之間有萬三千五百息漏下百刻陰陽一周其氣上注始於手太陰之脈其行之也以息往來故一呼脈再動一吸脈再動呼吸定息脈亦肖應

有髓海有血海有氣海有水穀之海此四海之爲本者也十二經脈注於四海而循行如環二百七十定息氣周於脈一晝一夜之間脈行五十周則萬三千五百息故漏下百刻陰陽一周也周而復始故

其氣上注。始於手太陰之脈。氣之所始。肺之經也。其行之也。以息往來。故一呼脈再動。一吸脈再動。呼吸定息。脈亦肯應者。一呼再動行三寸。一吸再動亦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經脈之周於身也。其長十有六丈二尺。一呼吸行六寸。二百七十定息。卽環周矣。以一晝夜有萬三千五百息計之。則行八百一十丈。如是則應天之常度。無太過不及。而爲平人也。

外合十二經水。內屬五藏六府。泉源貫通。中有所本。如晝夜之更迭。海水之朝夕。故曰。經水者受水而行之。五藏者合神氣魂魄而藏之。六府者受水穀而行之。受氣而揚之。經脈者受血而營之也。然得順者生。知調者利。一失其平。則有太過不及之患。

外合十二經水。內屬五藏六府者。足陽明合海屬胃。足太陰合湖屬脾。足少陽合渭屬膽。足厥陰合沔屬肝。以至合汝屬腎。合江屬大腸。合淮屬小腸。合河屬肺之類。是也。泉源貫通。言所合也。中有所本。言所屬也。相代如晝夜之更迭。則相代之不已也。進退如海水之朝夕。則進退之有常也。血榮於身。以經而流。此十二經所以受水而行之。精神魂魄意。以藏而舍。此五藏所以合神氣魂魄而藏之。言氣不言精與意。則元氣在腎。精所藏焉。冲氣在脾。意所藏焉。言氣則精意可知矣。六府者。有所納。有所播。納者飲食之養。播者所納之氣。此之謂受水穀而行之。受氣而揚之。又繼之以經脈者。受血而營之。則知五藏之血。皆由經脈而行焉。故曰得順者生。欲順而導之。則不悖。知調者利。欲調而和之。則不乖。一失其平。則有太過不及之患。失順調之節也。

又況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六經爲川。腸胃爲海。九竅爲水注之氣。胃有五竅。爲閭里之門戶。廉泉玉英。爲津液之道路。一體盈虛。參乎天地。應於陰陽。其可壅閼而不使之流通乎。

氣升而揚。故上焦如霧。氣平而浮。故中焦如漚。氣降而澄。故下焦如瀆。三陰屬藏。三陽屬府。六經流注而無有窮已。此其所以爲川。胃虛則腸滿。腸虛則胃滿。腸胃迭滿。而停納水穀。此其所以爲海。澄澈於中。通達於外。此則九竅所以爲水注之氣。胃有五竅。爲閭里之門戶。五藏之本也。廉泉玉英。爲津液之道路。華池之源也。一體盈虛。即天地之陰陽。消息之理也。天地以陰陽而立形。陰陽以天地而布氣。天地以形言。則謂之參。有倂合之義也。陰陽以氣言。則謂之應。有酬酢之義也。一體之盈虛者如此。其可壅閼而不使之流通乎。

且受穀者濁。受氣者清。清上浮於肺。濁下流於胃。清上走空竅。濁下行諸經。其清者爲榮。濁者爲衞。榮行脈中。衞行脈外。榮者血也。衞者氣也。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苟乖所養。積寒留舍。榮衞不居。爲卷肉縮筋之疾。榮虛衞實。爲肉苛之疾。氣熱則爲風昏之疾。血熱則爲癰腫之疾。以至血虛爲熱。血實爲寒。氣實爲痛。氣虛爲少氣。邪在藏而血留。邪在府而氣閟。是皆陰陽偏勝。榮衞不得而通。

素問曰。咽主地氣。喉主天氣。咽受穀者也。故濁者入焉。喉受天氣者也。故清者通焉。惟清則揚。故上浮於肺。所謂天氣通肺是也。惟濁則入。故下流於胃。所謂地氣通嗌是也。上浮而走空竅。衆人之息者是也。下流而行諸經。播於諸脈者是也。內觀經曰。氣清而快。謂之榮。故清者爲榮。又曰。氣濁而遲。謂之衞。

故濁者爲衞榮者洒陳於六府乃能入於脈是謂榮行脈中衞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是謂衞行脈外惟行脈中故榮者血也惟行脈外故衞者氣也血氣所以幹旋百體故爲人之神而不可不謹養夫肉之大會爲谷肉之小會爲谿肉分之間谿谷之會榮衞所行也積寒留於谿谷此榮衞所以不居爲卷肉縮筋之疾焉榮虛而不足氣實而有餘則雖近衣絮猶肉苛也氣熱則上壅而爲風昏血熱則外溢而爲癰腫血虛則氣幷而爲熱血實則氣衰而爲寒氣實爲痛血不勝氣也氣虛爲少氣氣不勝血也血爲陰故邪在藏而血留氣爲陽故邪在府而氣閟凡此皆陰陽偏勝榮衞不得而通聖濟經序曰偏陰偏陽之謂疾者以此

知道者水火欲其相濟土金欲其相養氣血欲其和所以壯精神而填骨髓補肌膚而流諸經喘息欲其調所以養六府而務升降腐穢欲其去所以堅五藏而通神明含精煉氣灌溉五宮故鼻和而知香臭舌和而知滋味耳和而聞五音目和而視五色其所以然者藏氣之所自通也雖然水穀精氣爲榮水穀悍氣爲衞胃爲水穀之海四海在人要以胃爲本是又不可不知也

受水精而成血受火精而成氣水火欲其相濟則血氣之相逮也土胃也金肺也濁氣入胃清氣入肺土金欲其相養則清濁之相保也如此然後可以言氣血之和惟氣血之和也故精神得之而壯則足以填骨髓肌膚得之而補則足以流諸經焉內觀經曰元氣入鼻溉元宮也則喘息欲其調可知矣又曰不潔臭穢濁辱形神則腐穢欲其去可知矣喘息者氣也凡氣爲陽六府亦陽也故所以養六府腐

穢者臭也。凡臭各湊於藏。故所以堅五藏。喘息既調。斯能務升降。腐穢既去。斯能通神明。含津煉氣。聖經言神水華池。含津鼓漱是也。由是咽清英而灌溉五神之宮。五神之宮。滋益於內。而達於外。故肺氣通於鼻。鼻和而知香臭。心氣通於舌。舌和而知滋味。腎氣通於耳。耳和而聞五音。肝氣通於目。目和而視五色。所謂藏氣之所以自通也。如此。水穀精氣爲榮。素問所謂和調於五藏者。是也。水穀悍氣爲衞。素問所謂慓疾滑利者。是也。胃爲水穀之海。蓋水穀入於嗌。聚於胃。榮也。衞也。皆本於此焉。此則又言榮衞皆受氣於胃也。人之一身。四海爲本。而四者在人。又以胃氣爲本焉。此三陰三陽之脈。所以皆不可無胃氣也。

存神馭氣章第三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形以氣充。氣盛而形病。神依氣住。氣納則神存。脩眞之士。法於陰陽。和於術數。持滿御神。專氣抱一。以神爲車。以氣爲馬。神氣相合。乃可長生。故曰。精有主。氣有原。呼吸元氣。合於自然。此之謂也。

天數奇。地數耦。至五爲天地之中。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如囟胃脾口齒是五所以立命也。受命於自然。無間。其有生之大本歟。生非形則無所托宿。是天選之形。乃生之舍也。生非氣則無所稟貸。是冲氣之和。乃生之元也。生非神則無所幹旋。是經緯之神。乃生之制也。形以氣充。乖戾其氣。則形爲之病。神依氣住。收斂其氣。則神以之存。脩眞之士。順四時以調神。推五運以明化。所以法於陰陽也。察水上火下。

而兩者交通。知七損八益。而二者以調。所以和於術數也。持滿而不溢。御神而不馳。專氣而不暴。抱一而不脫。神者氣之子。氣者神之母。以神爲車而從氣。則氣因神用。以氣爲馬而導神。則神因氣行。兩者相合。則深根固蒂而獲長生久世之道矣。古之人精有主而得所止。故足以集神。氣有原而無所竭。故足以運神。呼出心肺。吸入腎肝。出納元氣。皆合於自然。是乃脩眞之道。

昔之明乎此者。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導引按蹻。所以調其氣也。平氣定息。握固凝想。神宮內視。五藏昭徹。所以守其氣也。法則天地。順理陰陽。交遘坎離。濟用水火。所以交其氣也。神水華池。含虛鼓漱。通行榮衛。入於元宮。溉五藏也。服氣於朝。閱息於暮。陽不欲泆。陰不欲覆。鍊陰陽也。

吹屬腎而氣寒。噓屬肝而氣温。呼屬脾而氣和。呵屬心而氣熱。呬屬肺而氣清。此五藏氣之異也。言吹噓呼。而不及呵與呬。豈以舉吹之寒。則可以知其熱。舉噓之温。則可以知其清耶。凡此皆氣之出也。惟吸則氣之入焉。出然後能吐故。入然後能納新。吐於口去故也。納於鼻取新也。熊經鳥申。導引按蹻。則有若迴旋扳托。俯仰卷舒。捉搦三關。熱摩丹田。此所以調其氣也。惟氣之既調。則可以冥心放體。任氣往還矣。平氣定息。則握息喉間。而氣不妄泄。握固凝想。則閉關內持。而神不外耗。五藏皆有神。五神皆有宮。內視以省神。神定而明復。故五藏昭徹。而天光內融。此所以守其氣也。惟氣之有守。則措鴻毛於鼻端而不飄矣。天地有自然之合。於此法則焉。陰陽有自然之和。於此順理焉。以卦言之。有坎有離。而使之交遘。以物言之。有水有火。而使之濟用。此所以交其氣也。惟氣之既交。則嬰兒姹女。自然凝矣。神

水華池。昔人謂之浸玉爲醴者也。舍盧鼓漱。昔人謂之鍊金爲漿者也。卽咽而流。則能通行榮衞。卽咽而運。則能入於元宮。此之謂溉五藏者也。朝而氣作。服氣於朝。服乎陽氣未散之前也。暮而收歸。閟息於暮。閟乎陰氣已凝之後也。服之而陽氣不泆。閟之而陰氣不覆。此之謂煉陰陽也。

以至起居適早晏。出處協時令。忍怒以全陰。抑喜以存陽。泥丸欲多楠。天鼓欲常鳴。形欲常鑑。津欲常咽。體欲常運。食欲常少。眼者身之鑑也。常居欲頻脩。耳者體之牖也。城郭欲頻治。而者神之庭也。神不欲傷。髮者腦之華也。腦不欲減。精者體之神也。精不欲竭。明者身之寶也。明不欲耗。補瀉六府。淘鍊五精。可以周形全生者。無所不用其至。是皆脩眞之要道也。

發陳之時。夜臥早起。容平之時。早臥早起。起居適早晏也。陽通物而出於春夏。春夏則被髮緩形。無厭於日焉。陰戕物而入於秋冬。秋冬則收斂神氣。使志若伏若匿焉。出處協時令也。暴怒傷陰。所謂大怒邪毗於陰也。故忍怒以全陰。暴喜傷陽。所謂大喜邪毗於陽也。故抑喜以存陽。明堂宮泥丸。太一居焉。爲腦之神。而髮者明堂之林精也。欲多楠焉。疏血氣也。掩耳而叩之。則天鼓自聞。欲常鳴者。警諸神也。形欲常鑑者。一體百神。各有所屬。不可不察也。津欲常咽者。滋血脈。潤關元。漱元液於三焦。運精英於六府。所謂妙莫妙於三十六咽。調元氣於玉池之中是也。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故體欲常運。食宜頻而饑。不宜頓而飽。故食宜常少。眼者身之鑑也。常居欲頻脩。昔人謂有磨鑑之方。能洞觀萬靈。是也。耳者體之牖也。城郭欲頻治。昔人謂有決牖之術。能徹聽羣響。是也。面者衆神之所會。故爲神之庭。而神不

欲傷斯有以全其神焉心憂而面戚者無有也髮者自腦而滋益故爲腦之華而腦不欲減斯有以補其腦焉腦減而華白者無有也五藏皆有精五藏皆有神神緣精而寓之精拱神而止之故精者體之神也明緣神照神托心存心由形有形以道全故明者身之寶也精不欲竭豐其源則精不散明不欲耗復其明則神不消補瀉六府則實損而虛益淘鍊五精則邪卻而眞存凡可以固形而不搖全生而不虧者無所不用其至此脩眞之道可謂得其要矣

昧乎道者神氣各馳情爲慾牽氣雖呼吸於內神常外役於物其形中空氣不馭而神不凝此所以精壞而神散也是焉足與語三月內視住心一神者哉

保精神論曰精者神之本氣者神之主形者氣之宅故神太用則歇精太用則竭氣太勞則絕是以人之生者神也形之託者氣也若氣衰則神耗由是而觀則昧乎道者神氣各馳而二者離守情爲慾牽而眞以僞喪氣雖呼吸於內而不適夫吐納之宜神常外役於物而不安於五宮之靜氣不馭而爲之奔逸神不凝而爲之消釋此其形中空者所以精壞而神散也上古之脩眞者至於三月內視住心一神蓋神之在人舍於心託於目發於視內視則神不外發住心則神依心止此神之所以一也能一神則不役於物而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唯聖人爲能如此

宋徽宗聖濟經卷之九

藥理篇

物均有材。材均可用。五藥之性不同。因其材而用之。皆足以已人之疾。蓋一物具一妙理。王者能窮理盡性。而至于命也。則因藥之理而明之。特餘事焉。推餘事以示斯民。然後養生治疾之旨。昭然明于天下矣。

攷經式訓章第一

伏羲神農黃帝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孔子敍書。斷自唐虞以下。而後世以三墳書闕略于世務。間有崇尙。亦與六經爲兩塗。殊不知伏羲觀象畫卦。神農教民稼穡。嘗藥療疾。黃帝正名百物。先聖後聖。若合符節。惟能使判而復合。然後知三墳六經。皆濟民用。防患于未然者。夫豈有彼時此時之異哉。

天下無異道。有異時。聖人無異心。有異迹。以迹而趨時。則世之相後也。時數有多寡。地之相去也。道里有遠近。未嘗同也。因心以會道。則生雖先後。越宇宙而同時。居雖相去。異天壤而共處。未嘗異也。自伏羲神農黃帝。以至唐虞三代。聖人之以迹而趨時。因心以會道。莫不皆然。三墳之書。言大道也。五典之書。言常道也。孔子之敍書。斷自唐虞以下。以其道之常。而應世之迹尤著。斯可得而敍焉。後世以三墳書闕略于世務。間有崇尙亦與六經爲兩塗。是豈知孔子之意哉。是豈明聖人以迹而趨時哉。不明夫

趨時之迹烏足與語會道之心乎殊不知伏羲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神農教民稼穡而民得粒食嘗藥療疾而民無夭殤黃帝正名百物而民資物以養以三墳之書與六經爲兩塗則文王何以重易爻后稷何以播時百穀醫師何以列之周官黃帝之明民共財何以載之祀典非特此也孔子繫易于伏羲則曰蓋取諸離于神農則曰蓋取諸噬嗑于黃帝則曰蓋取諸乾坤而三墳之書在周官則外史掌之在春秋則左史倚相讀之凡若此則知自伏羲以至三代先聖後聖若合符節不可以差觀殊不明乎道斯有兩塗之蔽歷數百千載然後判而復合則知三墳六經皆濟民用防患于未然者夫豈有彼時此時之異哉得其無異此天下所以復見天地之大全古人之大體也

觀其演易說卦推陰陽之蹟究物性之宜大或及于牛馬微或及于果蓏潛或及于龜蟹蓋以謂稟氣而生不離陰陽惟其不離陰陽故無一不協于理而時有可用者矣

此言易之所載無異于三墳也因九六以推陰陽之蹟因六爻以究生物之宜大或及于牛馬所以象坤之順乾之健者是矣微或及于果蓏所以象艮之陽成實于上者是矣潛或及于龜蟹象離卦德之神氣之燥者是矣稟氣而生不離陰陽則協陰陽之理矣因其理而遠之則皆有可用者焉

類于九疇則若初一曰五行而繫之以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是也列之天官若食醫掌和六食則繫之以食羹醬飲之齊必叶四時以至春酸夏苦秋辛冬鹹調以滑甘無不備也

類于九疇言書之所載無異于三墳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水生鹹故潤下作鹹南方陽極而生

熱。熱生火。火生苦。故炎上作苦。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木生酸。故曲直作酸。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金生辛。故從革作辛。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土生甘。故稼穡作甘。列之天官。言禮之所載。無異于三墳也。食齊眡春時。取其温也。羹齊眡夏時。取其熱也。秋之涼。醬齊眡焉。冬之寒。飲齊眡焉。風氣散。其味宜收。熱氣奠。其味宜堅。故春夏多酸苦。燥氣收。其味宜散。寒氣堅。其味宜奠。故秋冬多辛鹹。滑以利之。甘以緩之。利之緩之。所以調之也。

記之所載。于春則曰味酸臭羶。夏則味苦臭焦。秋則味辛臭腥。冬則味鹹臭朽。以至薦鮪于春。嘗麥嘗黍于夏。嘗穀嘗稻于秋。嘗魚于冬。乃所以見授時之至也。詩之所賦。若食麪及蕢烹葵及菽。剝棗。穫稻。食瓜。斷壺。獻羔。祭韭。或介眉壽而爲酒。或達陽氣而鑿冰。乃所以見化民之篤也。

記之所載。詩之所賦。皆合于三墳者也。曲直作酸。炎上作苦。故味酸味苦。見于春夏。從革作辛。潤下作鹹。故味辛味鹹。見于秋冬。著見于外爲陽臭。閉塞于内爲陰臭。羶爲陽臭。故言于春。腥爲陰臭。故言于秋。焦、炎過矣。至陽之臭也。故言于夏。朽、不泄矣。至陰之臭也。故言于冬。薦鮪于春。迎陽而先至者也。嘗麥嘗黍于夏。嘗穀嘗稻于秋。嘗魚于冬。言時物也。凡此所以見授時之至也。六月食麪及蕢。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此皆甘旨。非農夫所常食。七月食瓜。八月斷壺。瓜也。壺也。庶人之所常食。而老壯共之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者。薦時物也。羔也。韭也。微物也。必以其蚤者。謹時也。或介眉壽而爲酒者。所以養老也。或達陽氣而鑿冰者。達其閉塞也。凡此皆趨時而不失。茲其所以見化民之篤也。

不特如此。萍氏幾酒。莽草薰蠹。嘉草攻毒。牡鞠殺蠹。芣苢有子。椒氣下達。蝨除結瀎。萱草忘憂。鞠窮可以禦濕。藪可以去邪。皆以至理寓焉。蓋天之生物。不離五行。五行之附著。雖散殊區別。率可觀省。惟斯民由之而不知。必待聖人嘗之以知毒。夫然後養生治疾之旨昭明于天下。後世百王有作。莫能加焉。然則三墳六經有以異乎。

萍氏幾酒。周人建官。幾酒以察其微也。莽草薰蠹。周人建官。除蠹以莽草熏之也。嘉草攻毒。見于庶氏。牡鞠殺蠹。見于蜮氏。芣苢有子。見于和平之什。椒氣下達。見于椒聊之咏。陟彼阿邱。言采其蝨。欲除結瀎也。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欲忘憂悶也。左傳曰。有山鞠窮乎。釋云。欲使無社、逃于泥水中。則鞠窮可以禦濕明矣。神農書曰。藪逐風邪。根殺三虫。記有之曰。三牲用藪。爾雅謂之楓。則藪可以去邪明矣。此皆六經所載。至理寓焉者也。天之生物不離五行。五行之附著。雖散殊區別。率可觀省。此言物不離于五行。而人稟之者。亦五行而已。因物致用。咸有裨益也。惟斯民由之而不知。必待聖人嘗之以知毒。然後以之養生。則其生不夭。以之治疾。則其疾不作。其旨昭明于天下。然後百王有作。莫能加焉。蓋先聖後聖。其道一也。觀此則三墳六經有以異乎。

制字命物章第二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字書之作。包括象數。物物妙理。可得而推。況本乎地者味自具。本乎天者氣自彰。其穀、其果、其畜、其菜、其藥。動植之間。有萬不同。而氣味自然。率不過五。凡以象數寓焉。

見乃謂之象。物生而可見。是謂有象。有象矣。則因象而溢益。是謂有滋。物之滋而日蕃。則一二三四之數自此而始矣。是謂有數。字書之作。有象可見。有數可推者。無不包括一物具一性。一性具一理。具理之妙。其可卽此而推焉。本乎地者味自具。所以作陰德而養形。字書之于五味。無不該也。以至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畜爲益。五菜爲充。五藥爲療。動而有能。植而有生。品彙萬殊。不出乎氣味。氣味滋榮。不逃乎五行。制字命物。咸有妙理。卽象數所寓而求之。無餘蘊矣。

且味者土也。物成之時也。物成而後有味。故五味皆生于土。而甘苦鹹酸辛。又皆本于淡。淡者一也。口入一而爲甘。甘出十而爲苦。木作酸也。始于敷播。卒乃收聚。辛九數也。物窮則變。故辛甚則反甘。甘十數也。物極則反本。故甘甚則反淡。炎上作苦。苦生甘也。然火無正體。體草木焉。潤下作鹹。鹵自鹹也。亦有感于煎煬而鹹者焉。此五味自然之理也。

辰戌丑未皆土也。故土王于四季之末。然土由火生。月令言王于季夏之後。則未爲土之正矣。此未所以爲土也。戌合癸而癸位于子丑之間。則戌潛于午未之分。午未之分。丁之位也。戊親未而土旺。故能出而藏丁。戊出藏丁。則未土爲物成之時也。明矣。物成而形質充盈。味可嘗也。是謂物成而後有味。味出而物成之。物之成因于土。故五味皆生于土。于是窮于甘。化于苦。感于鹹。作于酸。變于辛。然皆以淡爲本。淡者水也。水得一焉。是謂淡者一也。口入一而爲甘。言甘能入淡。甘出十而爲苦。言苦能出甘。木之作酸。曲直者也。始于敷播。言其生。卒乃收聚。言其成。木成而有味。故木作酸。酸主收。辛金成而有味。

故得九數。九陽之窮。陽窮能變。故辛甚則反甘。甘土成而有味。故得十數。十陰之極。物極則反。故甘甚則反淡。淡者其本之謂也。火之本不苦也。其味則苦。苦生甘者。火生土也。然火爲至神。緣薪顯照。檟柳取之在檟柳。棗杏取之在棗杏。是以火無正體。體草木焉。水之本不鹹也。其味則鹹。鹵自鹹也。若郁瑕氏之地沃饒而鹽是也。亦有感于煎煽而鹹者。若管仲焉煮海之利以富齊國。是也。凡此皆五味自然之理。見于制字者也。

夫鳳鳥有文。河圖有畫。非人爲也。制字命物。亦豈私智哉。嘗泛論之。桂猶圭也。宣導諸藥。爲之先聘。若執以使。梅猶媒也。用以作羹。能和異味而合。茬能除臭散滯。則草之有任者。藪能除邪殺虫。則辛之致果者。其氣上而疏達。窮治腦疾。故芎藭有穹窮之義。能益精而定心氣。爲氣之帥。故遠志、同得志之升。葦醉則治濕痺而解散骨節諸風。薏苡仁、則緩其中而隨其意。所以甘遂取直達。若夫間之遂解倉取發斂。若倉庚之倉。桃雖果類。然木所兆。而神所藏。楸雖瓜名。然實之傾而材之堅。枸杞謂之檵。以其可斷而久。菖蒲謂之昌陽。以其得神而昌。析蓂之治。析其冥而啓其明也。礜石之治。祛其蒙而發其覆也。蘘有攘義。則以除蠱毒。蘭有闌義。則以祓不祥。茅菅之義。或不或吕。茞蓀之義。卽一卽五。莨菪能致狂。及治癲癎。乃所以爲良。芫花能毒魚。及治疝瘕。乃所以爲元。此類者不可僂指。

鳳鳥有五德之文。天地不能秘其靈。河圖有奇耦之畫。神明不能藏其象。聖人法是。以制字命物。自然之眞理。豈人爲之私智哉。是故圭而後聘。所以申其信也。桂能宣導諸藥。爲之先聘者如之。是以桂猶

圭也。媒而後合。所以重其別也。楳可作羹。能和異味而合者如之。是以楳猶媒也。荏蘇類也。以除穢臭以散積滯。非草之可任者乎。藪茱萸也。以去邪毒。以殺三虫。非辛之致果者乎。辛温之氣上達。腦之冷熱可除。故芎藭有穹窮之義。精有所益而定志。心有所之而帥氣。故遠志同得志之升。草薢以除濕痺。卑之義也。解散骨節諸風。解之義也。緩其中而隨其意。所以苡意人是也。字之所以从意从以也。夫間有遂通其水也。故甘遂若夫間之遂。倉之所畜。積而散也。故解倉若倉庾之倉。木所兆而神所藏。此果之所以爲桃。實之碩而材之堅。此瓜之所以爲瓞。瓞之可繼而久。言引年也。昌陽之得神而昌。言益聰明也。以析其冥而啓其明。故謂之析冥。以祛其蒙而發其覆。故謂之礜石。蘘卻邪氣而除蠱毒。故有攘義。蘭殺除蠱毒而祓不祥。故有闌義。芣苢之使人有子。故或不或以。茧豬之具五味。故即一即五。莨菪能致狂及治癲癎。乃所以爲良善之至也。芫花能毒魚及去疝瘕。乃所以爲元善之良也。凡此類不可僂指。皆制字命物。不可以不究其理也。

蓋物囿于天地間。雖東西南北之異方。山林川澤之異地。散植顯隱之異宜。會而通之。皆有明理。可視而知。可聽而思。以之養生而治疾。以之防患而乂災。貴夫深究而博識焉爾。

東西南北既以異方。山林川澤既以異地。散植隱顯既以異宜。疑有睽而不合。乖而不同者。然會而通之。雖蜾蠃之虫。肖蠃之物。皆有明理。視而可見者。可以知其形。聽而可聞者。于以思其義。以之養生而治疾。則真精保而淫氣消。以之防患而乂災。則禍害止而邪毒除。誠能所究者深。而不泥于卷澤。所識

者博而不淪于狹隘則方之形妙外之理寓諸氣味之間者昭然矣

名定實辨章第三

天之所賦不離陰陽形色自然皆有法象毛羽之類生于陽而屬于陰鱗介之類生于陰而屬于陽空青法木色青而主肝丹砂法火色赤而主心雲母法金色白而主肺磁石法水色黑而主腎黃石脂法土色黃而主脾觸類長之莫不有自然之理

天地之所以橐籥萬物者既不離乎陰陽則物之所以範形于天地者亦豈外于陰陽耶氣變而有形留動而生色形色自然法象著矣毛羽飛走者也鱗介潛伏者也西方毛虫三百六十而鱗爲之長南方羽虫三百六十而鳳爲之長東方鱗虫三百六十而龍爲之長北方介虫三百六十而龜爲之長或生于陽而屬于陰或生于陰而屬于陽者如此空青明目而益肝抑又色青則屬乎木也丹砂養神而益心抑又色赤則屬乎火也金之色白而藏屬乎肺白如雲母所以補肺也水之色黑而藏屬乎腎黑如磁石所以補腎也至于黃石脂者黃土之色也土脾之屬也故色黃而主脾觸類而長之則石脂有五色之異主五藏之不同是皆理之自然各從其類者也資治養者可不察諸

或質同而性異或名異而實同或孕正氣或托異類或物化之未渝或物宜之相戾故芝稟五行之秀杞備四時之養菊花異種因以別甘苦之味牡蠣異類因以辨雌雄之體蜜成于蜂蜜温蜂寒油本于麻麻温油寒茲同質異性也消異名而其性近薑異名而其質同附子烏喙一本也故氣味相類蜀漆常山一

體也故治療相通蕪蘿生于芎藭蓬蘽生于覆盆茲名異實同也臘雪凝至陰之氣可以治溫忍冬稟不凋之操可以益壽牛溲下水乃土之所勝豕足逐熱乃水之所勝蟹骨續筋乃金之所勝所謂各孕正氣者若此車前生于牛跡可以利水蒞蓉生于馬濕可以補中絡石絡于石可以卻老蕈生于槐可以治風垣衣生于墻陰可以療疽所謂托於異類者若此蟹化爲石有情化爲無情也然石蟹之療漆瘡則與蟹同稷化爲鮒植物化爲動物也然鮒之補不足則與稷同鉛丹以其鉛之性未變故可染髮鼷沙以其桑之性未變故可治風敗席治筋者以人氣之所漬藍布解毒者以藍性之尚存由是見物化之未渝礬石殺鼠桑鼷食之則肥菴蕳辟虻駐驢食之則仙馬得杜衡而健若原鼷則在所禁羊食鉤吻而肥若躑躅則非所嗜由是見物宜之相戾數者雖或不同要其名定實辨理之自然則一而已夫名者實之賓也名之不正實將安辨昔人有食蟛蜞爲蟹者幾以勸學誤生有服老芋爲茯神者幾以僞僧增疾實名之不可忽如此

得陰陽之和彰五色之異芝稟五行之秀也食苗葉於春夏食根實於秋冬杞備四時之養也莖紫氣香者味甘莖青氣高者味苦菊花之不同也是謂菊花異種因以別甘苦之味以左顧者爲雄以右顧者爲雌牡蠣之不同也是謂牡蠣異類因以別雌雄之體蜜成于蜂油本于麻體本同也蜜麻之溫蜂油之寒性或異焉此同質異性者也曰芒曰朴硝之異名也而味皆苦辛所謂其性近也曰生曰乾薑之異名也而出于一本所謂其質同也烏喙生于附子皆辛溫而治風是謂附子烏喙一本也故氣味

相類。蜀漆生于常山。皆辛毒而治寒。是謂蜀漆常山一體也。故治瘧相通。芎藭之葉曰蕪蘼。皆可以治腦疾。蔓益之苗曰蓬蘽。皆可以益精。此名異而實同者也。治熱以藥之寒。故臘雪凝至陰之氣。可以治温。延年以藥之耐。故忍冬稟不凋之操。可以益壽。牛溲下水。乃土之所勝。牛土畜也。土能勝水。豕足逐熱。乃水之所勝。豕水畜也。水能勝火。蟹骨續筋。乃金之所勝。亦以筋木也。以金而勝焉。凡若此者。各孕正氣者也。車前牛跡所生也。而能除濕。是之謂可以利水。蓯蓉馬瀝所生也。而能益精。是之謂可以補中。絡石絡于石。其可以卻老者。具石之性爾。薑生于槐。其可以治風者。具槐之性爾。垣衣生于墻陰。其可以療疽者。具陰之氣爾。凡若此者。託于異類者也。蟹化爲石。蟹有情也。而化爲石之無情。然石蟹之療漆瘡。則與蟹同者。漆得蟹而散故也。稷化爲鯽。稷植物也。而化爲鯽之動物。然鯽之補不足。則與稷同者。氣藉稷而充故也。鉛之色黑。因熬而成丹。而鉛之性未變。故可以染髮者。資其黑也。桑之性寒。蠶食而成沙。而桑之性未變。故可以治風者。資其寒也。敗席治筋。非取其席。取其氣焉。是以謂人氣之所漬也。藍布解毒。非取其布。取其藍焉。是以謂藍性之尚存也。凡若此者。物化之未渝也。石類之有礬石。甘温之性無變也。鼠食之而殺。桑蠶食之而肥。草類之有菴蕳苦寒之性無變也。蛇卽之而卻。驢食之而仙。杜蘅到吻。非補益之良也。馬得杜蘅而健。羊食鉤吻而肥。原蠶躑躅。非大毒之尤也。原蠶于馬在所禁。躑躅于羊非所嗜。凡若此者。物宜之相戾也。或質同而性異。察其性可也。或名異而實同。究其實可也。或孕正氣。則求其所稟。或託異類。則推其所附。或物化之未渝。于以考其本原。或物宜之相戾。

于以避其所忌。因于物而辨其理之自然。因自然而用之適其宜。非燭理之士不能也。夫名者實之所賓也。名之不正。則實將安辨。循名而攷實。則名不可以不正。名正矣。則實可以因名而得。昔人有以蟛蜞爲蟹者。幾以勘學誤生。則于所學。不可以不窮其理。有以老芋爲茯神者。幾以僞價增疾。則于所賣。不可以不辨其眞。此二者不能正其名。故無以得其實。而以誤生增疾。名實之不可忽如此。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載之祀典者。宜矣。

權通意使章第四

物各有性。性各有材。材各有用。聖人窮天地之妙。通萬物之理。其于命藥。不特察草石之寒溫。順陰陽之常性而已。以謂物之性有盡也。制而用之。將使之無盡。物之用有窮也。變而通之。將使之無窮。夫惟性無盡。用無窮。故施于品劑。以佐佑斯民。其功用亦不一而足也。

温涼寒熱。物之性也。可以去邪禦疾。性之材也。因其材而施于治療之際。材之用也。聖人參于天地。以窮其妙。智周萬物。以通其理。草石之寒温。不可不察。陰陽之常性。不可不順。聖人命藥。不特察之順之而已。物各有性。而性有盡。制而用之。則有盡者。使之無盡。材各有用。而用有窮。變而通之。則有窮者。使之無窮。交取互用。旁搜熟察。畏惡避忌。激發制攝。不特拘于一物之性。味其性之無盡。用之無窮。以之施于品劑。以佐佑斯民。其功用所以不一而足也。

于是有因其性而爲用者。有因其用而爲使者。有因其所勝而爲制者。其類不同。然通之皆有權。用之皆

有法也。蟬吸風、用以治風。蚤飲血、用以治血。鼠善穿、以消腹滿。獺善水、以除水脹。乘風莫如鳶。故以止風眩。川泳莫如魚。故以治水腫。蜂房成于蜂。故以治蜂螫。鼠婦生于濕。故以利水道。所謂因其性而爲之用者如此。車能利轉。淬轄以通喉。鑰能開達。淬鑰以啓噤。弩牙速產。以機發而不括也。杵糠下噎。以杵築而下也。所謂因其用而爲之使者如此。萍不沉于水。可以勝酒。獨活不搖于風。可以治風。鷓鴣制魚。以之下鯁。鷹制狐。以之祛魅。所謂因其所勝而爲之制者如此。

蟬趨高潔。惟吸風而不食。故治風者用焉。蚤有三種。皆噉血于牛馬。故治血者用焉。鼠之穴土善穿者也。以消腹滿。蓋腹者坤之屬。故也。獺之捕魚善水者也。以除水脹。蓋水者腎之病。故也。風作而鳶飛焉。故以鳶止風眩。足以勝風。而風不能摧也。川深而魚歸焉。故以魚治水腫。足以勝水。而水不能溺也。以至蜂房之治蜂螫。鼠婦之利水道。皆因其性而爲之用者也。車以轄而運。淬轄以通喉。取其利轉也。鑰以鑰而闢。淬鑰以啓噤。取其開達也。發而疾者。莫如弩牙。故取以速產。築而下者。莫如杵糠。故取以下噎。皆因其用而爲之使者也。周官以萍氏幾酒。禁川游者。則萍可以勝酒者明矣。本草謂獨活得風不搖。無風而動搖。療諸賊風。則獨活可以治風者明矣。鷓鴣、魚所畏也。故取其制魚。以之下鯁。蓋鯁本于魚也。鷹、狐所畏也。故取其制狐。以之祛魅。蓋魅本于狐也。皆因其所勝而爲之制者也。因其性而爲用。物各有所治也。因其用而爲使。物各有所感也。因其所勝而爲制。物各有所服也。三者所取不同。其于已疾。則一而已。

且五穀皆養形也。然豆不可多食。五畜皆養精也。然豚無所補。菜有葵。久食則性鈍。果有栗。熟食則氣壅。終食之間。不可不愼。有如此者。麻黃發汗。節不去乃以止汗。陳橘消痰。穰不除乃以致痰。石葦、毛能射肺。椒、閉口者殺人。一物之性。不可不審。有如此者。

五穀地產。皆養形也。然豆多食則令人重。故豆不可多食。五畜天產。皆養精也。然豚水畜、而稟賦未盈。故豚無所補。五菜爲充。而葵則滑養竅。久食則性鈍。故久食者非宜也。五果爲助。而栗則厚腸胃。熟食則氣壅。故熟食者非宜也。凡此終食之間。不可不愼者也。麻黃之性溫。若去其節。則所以發表出汗也。存其節。所以調中止汗也。陳橘之性溫辛。用其皮可以消痰去涎也。兼其穰。滴以生痰。膩脾也。石葦止煩下氣。毛不去則射肺。椒能開腠通血。口不開則殺人。凡此一物之性。不可不審者也。終食之間不可不愼。一物之性不可不審。則食飲和劑。詎可忽諸。

推是以泛觀。根莖花實之異性。草石骨肉之異宜。或相資而相養。或相勝而相制。如是而定君臣。如是而分佐使。如是而別奇耦。如是而審銖兩。非達于理而明于權。鮮有不傷人之形者。彼膠于世俗。滯于通方。而曰醫在是。果知道也耶。

根趨于下。莖達于上。發而爲華。結而爲實。所謂異性者也。若草之美。石之悍。骨之強。肉之弱。所謂異宜者也。或相資而相養。有若夫婦之義者焉。一君二臣。所謂定君臣也。三佐五使。所謂分佐使也。奇數爲分。耦數爲卑。所謂別奇耦也。積黍爲銖。積銖爲兩。所謂審銖兩也。

相資者相得而良。相勝者相激而發。君臣佐使。相待而致用。別奇耦而多寡有節。審銖兩而輕重有宜。故非達于理而不蔽明于權而不執。鮮有不傷人之形者。彼膠于世俗之淺見。滯于通方之曲說。而曰醫在是。則讀方三年。謂無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無藥可用。其于道也。烏足以知之。

宋徽宗聖濟經卷之十

審劑篇

因藥以制劑。猶設官焉。因劑以療疾。猶分職焉。人足以任官。官足以稱職。則政治舉矣。調藥之劑。詎可苟耶。聖經于此。所以欲致其審而不忽也。

氣味委和章第一

五運六氣。天所以命萬物。五藏六府。人所以法天地。屈伸呼吸。皆消息盈虛之數。資物氣味。成生載形。析有餘以補不足。豈能外天地之至理。物有氣臭有性味。合之則一。離之則異。交取互用。以爲虛實補瀉之法。

五運相襲。六氣分治。萬物于此受命焉。此之謂天所以命萬物。五藏爲裏。六府爲表。有陰有陽。卽天地之陰陽也。此之謂人所以法天地。屈伸有往來之理。呼吸有斂散之宜。皆天地消息盈虛之數也。資物氣味。成生載形者。天產爲氣。地產爲味。食天地之氣味。以成其生。以載其形也。析有餘以補不足。則以平爲期。是乃天地之至理也。物有氣臭者。言天產有性味者。言地產。觀此而冥焉。合之則一。知此而辨焉。離之則異。精食氣而形不足者。温之以氣。形食味而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五味五氣。各有所損。各有所益。益之而虛者補。損之而實者瀉。此之謂交取互用。以爲虛實補瀉之法。

故春夏温熱。秋冬涼寒。氣之常也。法四時之氣以爲治。則治寒以熱。治熱以寒。逆之以治其微。寒因熱用。熱因寒用。從之以導其甚。上焉以遠六氣之犯。中焉以察歲運之化。下焉以審南北之宜。合氣之機不可失也。

陽始于春而盛于夏。陰始于秋而盛于冬。故春夏温熱。秋冬涼寒。氣之常也。氣既不同。疾亦隨異。斯有法四時之氣以爲治焉。治寒以熱。濟其寒也。治熱以寒。濟其熱也。此之謂逆之以治。其微方寒之微。而熱治之。治之不已。則寒格熱而益加。故因熱而用寒。方熱之微。而寒治之。治之不已。則熱格寒而益加。故因寒而用熱。此之謂從之以導。其甚至眞要大論曰。微者逆之。甚者從之。此之謂也。天有六氣。陰陽異也。中有歲運五紀異也。地有南北方域異也。遠其犯。察其運。審其宜。則寒熱之治尤不可苟。通天下一氣。則天也。運也。地也。無適而非氣。氣之機日運不已。其不可失者如此。

木酸。火苦。金辛。水鹹。土甘。味之成也。合五行之味以爲治。則以陰陽未嘗偏廢。故骨欲收。酸可以養骨。筋欲散。辛可以養筋。脈欲耎。鹹可以養脈。氣欲堅。苦可以養氣。肉欲緩。甘可以養肉。察味之宜。不可妄也。

風生木。木生酸。熱生火。火生苦。燥生金。金生辛。寒生水。水生鹹。濕生土。土生甘。五味之養。缺一不可。此所謂陰陽未嘗偏廢。生物者氣也。成之者味也。以奇生則成而耦。以耦生則成而奇。風之氣散。故其味可用以收。燥之氣收。故其味可用以散。寒之氣堅。故其味可用以耎。熱之氣耎。故其味可用以堅。土者冲氣之所生也。冲氣則無所不和。故其味可用以緩。而已骨收則強。故酸可以養骨。筋散則不攣。故辛

可以養筋脈與則和故鹹可以養脈氣堅則壯故苦可以養氣肉緩則不壅故甘可以養肉味之所宜者如此庸可妄乎

乃若臭生于氣氣化爲臭木化而臊火化而焦土化而香金化而腥水化而腐其臭惡者又有不食之戒如牛夜鳴則庖羊洽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烏嘴色而沙鳴貍豕盲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聖人特致其辨焉

臭生于氣則氣者臭之始氣化爲臭則臭者氣之終五行皆氣也故化而爲臭然腥臊羶香可以供膳羞自牛之庖至馬之螻則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蓋天地陰陽之戾氣鍾乎羽毛者也聖人建內饗之職所以特致其辨焉

世之人知藥爲眞不知穀畜可以爲食治知性味爲本不知氣臭自有致用之異而又寒熱溫涼收散緩急同謂之性觀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蘭草治脾燻鮑魚利腸中均以氣臭專達豈槩以性味論與況司歲備物天地之專精也苟非司歲則其精散質同而異等也古人原氣味之生必察六氣所孕則措諸治保力化之用豈無多少淺深之別哉燭理之士又當審此

五藥之可以治療人所同知也然五穀爲養五畜爲益或作陽德或作陰德而世之人莫知其可以爲食治焉五味之可以有節人所同知也然化氣爲臭則腥臊羶香不獨可食而亦可以已疾世之人亦莫之知也芳草之氣美故能重盛于脾石藥之氣悍故能滋益其熱二者急疾堅剛非緩心和人不可

以服蘭草治脾癉其氣足以除陳氣也鮑魚利腸中其臭足以通瘀血也凡此皆以氣臭專達而不特用其性味爾至若專精所鍾六氣所產是皆天地陰陽之和而非所謂戾氣也可不審耶

表裏深明章第二

流變在乎病主治在乎物制用在乎人三者並明則可以語湯醴散劑疾徐緩急之用夫豈循常守數以狥世俗之耳目哉古今異習情有醇薄容色異見氣有淺深經絡之別候有表裏府藏異同形有內外蕩滌浸漬先後之序也發散收斂陰陽之辨也清濁高下緩急之意也多寡輕重久新之證也要在去邪輔正以平爲期循名責實未可以一槩論

失陰陽之和則病之傳也無已有病矣必因物而治其病有物矣必因人而用其物三者並明則人足以用物物足以治病推而明之變而通之故可以語湯醴散劑疾徐緩急之用夫豈循常守數以狥世俗之耳目也哉上古之始湯醴以爲備爾民情之醇也中古以來湯醴以爲服焉民情之薄也此所謂古今異習情有醇薄其色見淺者湯液主治而疾已之期近其色見深者醪醴主治而疾已之期遠此所謂容色異見氣有淺深至若候有表裏者表爲陽裏爲陰形有內外者內主藏外主府湯液之用亦各有異蕩滌爲先浸漬爲後是爲先後之序發散爲陽收斂爲陰是爲陰陽之辨以其治有緩急故爲之清濁高下之節以其病有久新之證故爲之輕重多寡之權凡若是者皆所以去其邪輔其正以平爲期而已循名責實未可以一槩論在夫能適事之宜爾

故內治者自內以達外。湯醴丸散丹之類。見于服飲者是也。治外者由外以通內。膏熨蒸浴粉之類。藉于氣達者是也。夫湯液主治本乎腠理。凡滌除邪氣者。于湯爲宜。傷寒之治。多先于用湯者。如此。醪醴主治本乎血脈。凡導引痺鬱者。于酒爲宜。風痺之治。多專於漬酒者如此。散者取其漸漬而散解。其治在中。久病痼疾。劑多以散者。理如此也。丸者取其收攝。而其治在下。腹中之病及不可散服者。宜用丸也。至于成丹。則火力烹養有一陽在中之宜。金石之類多取焉。

病之內外。常相應也。治內者必達于外。治外者必通于內。此表裏之符也。納之府藏之中。所以治內。故有湯醴丸散丹之類。見于服飲者焉。施諸肌膚之間。所以治外。故有膏熨蒸浴粉之類。藉于氣達者焉。夫湯液烹煎而成。以取其清而不汙。其主治則本乎腠理。蓋流衍而至于腠理也。醪醴醞以稻米炊以稻薪。其主治則本乎血脈。蓋發散而至于血脈也。故凡滌除邪氣者。于湯爲宜。傷寒之治多先於用湯也。導引痺鬱者。于酒爲宜。風痺之治。多專于漬酒也。散之于湯爲稠而濁。故其治在中。丸之于散爲會而聚。故其治在下。至于成丹。則火力烹養。熱所蘊焉。一陽之所藏也。若此者所謂見于服飲者也。

膏取其膏潤以祛邪毒。凡皮膚蘊蓄之氣。膏能消之。又能摩之也。熨資火氣以舒寒結。凡筋肉攣急頑痺不仁。熨能通之也。蒸言其氣之熏。以發腠理。燒地爲之。所以啓元府也。浴言其因于湯浴。以泄皮膚而利肌肉也。粉則粉密其空隙也。

以膏之澤而其治也淺而緩。故皮膚蘊蓄之氣。膏能潤之。又能摩之。以熨之熱而其治也深而達。故筋

肉攣急頑痺不仁熨能通之也蒸以發之故腠理元府由是開焉浴以滌之故皮膚肌肉由是泄焉至于粉則有所閉是謂粉密其空隙若此者所謂藉于氣達者也

夫內外之法固如此然必先明乎物然後可以明乎人明乎人然後可以明乎天病在上焦者先食後藥使氣上而不下病在下焦者先藥後食使氣下而不上在四肢血脈者空腹在旦其氣可以旁達在骨髓者飽滿在夜其氣可以深入此明乎人者也春宜吐夏宜汗秋宜下冬宜温劑此明乎天者也天人兼明是謂知道

上文所言內外之法也然物之制用因乎人人之受命因乎天故先明乎物然後可以明乎人明乎人然後可以明乎天也病在上焦者先食後藥食下而藥上故使氣上而不下病在下焦者先藥後食食上而藥下故使氣下而不上四肢血脈者空腹在旦旦趣乎陽而又空腹此氣之所以旁達其骨髓者飽滿在夜夜伏乎靜而又飽滿此氣之所以深入上下動靜者人也故謂之明乎人春爲發陳故宜吐夏爲蕃秀故宜汗秋之宜下與木皆落也冬之宜温懼傷嚴凝也春夏秋冬者天也故謂之明乎天人則有爲天則無爲天人兼明則無季眞接子之蔽其于道也庶幾焉故曰知道

致用協宜章第三

物生之初氣基形立而後性味出焉審劑之初專性味而失氣體之求是未盡陰陽之道者焉天以陽降其氣地以陰成其形物之生無不囿于形氣也然氣基形立必有温熱涼寒之性鹹酸甘苦

之味出焉。然則形氣者。性味之本。性味者。形氣之末。工之審劑。齊其末而不知其本。故專性味而失氣體之求。是豈知稟受之形。蓋有一陰一陽之道焉。

且苦火味也。或以燥。或以泄。則燥者爲陽。而泄爲陰。辛金味也。或以散。或以潤。則散者爲陽。而潤爲陰。徒分金火陰陽。不知一體之中。陰陽兼備。偏而用未免爲曲士之蔽。況人氣周流。通于晝夜。膻中臣使。歸于權衡。一或升降不平。冲氣離隔。必資在物氣體。以抑揚損益。則殊質異稟。豈易明耶。

火位丙丁。丙陽火也。丁陰火也。味而爲苦。得丙丁之氣焉。故苦之爲燥者。應陽火之丙。味之爲泄者。應陰火之丁。金位庚辛。庚陽金也。辛陰金也。味而爲辛。得庚辛之氣焉。故辛之或散者。同陽金之庚。辛之或潤者。同陰金之辛。世之人知陰金陽火。立爲二物。而不知一體之中。又有陰陽之辨焉。苟泥於陰陽而不知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是未免爲曲士之蔽也。人之受命賦形。不離陰陽。而二氣周流于一身。通乎晝夜之道。膻中者臣使之官。歸于權衡。取其平而不偏。固不待於外物以爲治也。奈何一或升降不平。冲氣離隔。陰陽之氣有戾。可不資在物有氣體者以治之乎。以中和之物。致中和之用。抑過而揚不及。損有餘而益不足。則彼殊質異稟。可不明乎。

故鬱而不散爲壅。必宣劑以散之。如痞滿不通之類是也。留而不行爲滯。必通劑以行之。如水病痰癖之類是也。不足爲弱。必補劑以扶之。如氣弱形羸之類是也。有餘爲閉。必洩劑以逐之。如膜脹脾約之類是也。實則氣壅。欲其揚也。如汗不發而腠密。邪氣散而中蘊。輕劑所以揚之。怯則氣浮。欲其鎮也。如神失守

而驚悸。氣上厥而癲疾。重劑所以鎮之。滑則氣脫。欲其收也。如開腸洞泄。便溺遺失。澁劑所以收之。澁則氣着。欲其利也。如乳難內秘。滑劑所以利之。濕氣淫勝。重滿脾濕。燥劑所以除之。津耗爲枯。五藏痿弱。榮衛涸流。濕劑所以潤之。舉此成法。變而通之。所以爲治病之要也。

病有不同。劑亦隨異。以無方之劑。足以應無窮之病者。凡以制而用之。各有宜焉。五藏之氣。欲通而不閉也。故鬱而不散則爲壅。壅得宣而發。故必宣劑以散之。如痞滿不通之類是也。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滿更虛。是爲平氣。痞滿不通。則其氣無自而升降矣。宣劑以散之。豈不宜哉。五藏之氣。欲運而不止也。故留而不行則爲滯。滯得通而達。故必通劑以行之。如水病痰癖之類是也。水生于腎。病流于體。痰因于飲。癖聚于胃。水病痰癖。則其氣無自而流轉矣。通劑以行之。豈不宜哉。氣弱而不勝其食飲。形羸而不見其充盈。若此之類。不足爲弱也。必補劑以扶之。則不足者壯矣。支滿膈塞。腹爲旗脹。浮澁相搏爲脾約。若此之類。有餘爲閉也。必洩劑以逐之。則有餘者卻矣。實則氣壅者。外閉而中滿。如汗不發而腠密。八風客于元府也。邪氣勝而中蘊。五氣傷而淫勝也。若此者輕劑以揚之。則實者泄矣。怯則氣浮者。本虛而末盛。如神失守而驚悸。則心不持而恐懼乘之。氣上厥而癲疾。則陽不降而首疾作矣。若此者重劑以鎮之。則怯者寧矣。滑則氣脫者。內耗而外越。如開腸洞泄。則風傷于腸胃。便溺遺失。則腸虛而不制。若此者澁劑以收之。則滑者止矣。澁則氣着者。其氣附而不散。如乳難而不下。內秘而不通。若此者滑劑以利之。則澁者決矣。濕生土。土生脾。濕漬于藏。氣浮于四肢。腹大而體重。津竭而少氣。

是爲濕氣淫勝、腫滿脾濕之病。若此者。治以燥劑。所以除其濕也。或從汗出。或從嘔吐。或消渴。水道數利。或便難。馱藥數下。是爲津耗爲枯。五藏痿弱。榮衛涸流之病。若此者治以濕劑。所以潤其燥也。凡此十者。治病之成法也。舉此成法。變而通之。所以爲治病之要。以此爲要。則推而廣之。以致其詳。萬舉萬當之道也。

昔人語藥。必爲之情。蓋至理所寓。必欲探索。觀其任能有獨用專達之法。相須相濟。有君臣贊助之義。或增或損。又隨病機變態之宜。至于畏惡忌避。激發制攝。亦有時而取用者。豈執一而廢百哉。

一物具一性。一性具一理。藥之爲用。苟能窮至理所寓。探其賾。索其隱。然後制而用之。則無施而不宜矣。昔人語藥。必謂之情者。以此。觀其任能有獨用專達之法。古方謂之單行。獨用一物。專達一病也。相須則相得而良者也。相濟則相得而治者也。若此者古方謂之相次。爲君爲臣。爲贊爲助。相治之道也。或增者益而與之多。或損者減而與之少。悉隨病機變態之宜而已。其間有畏惡避忌。宜不可同用。若激發制攝。有時而取用者。豈可執一以廢百哉。得圓機之士。始可與語此。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宋徽宗聖濟經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注者 吳禔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祥